後漢書

三六

後漢書志第四　禮儀上

劉昭　注補

合朔　立春　五供

上陵　冠　夕牲

耕　高禖　養老

先蠶　祓禊

夫威儀所以與君臣序六親也若君亡君之威臣亡臣之儀上替下陵此謂大亂大亂作則羣生受其殃可不慎哉故記施行

威儀以爲禮儀志 謝沈書曰太傅胡廣博綜舊儀立漢制度蔡邕依以爲志譙周後改定以爲禮儀志

禮威儀每月朔旦太史上其月曆有司侍郎尚書見讀其令奉行其政朔前後各二日皆牽羊酒至社下以祭日日有變割羊以祠社用救日日變執事者冠長冠衣皁單衣絳領袖緣中衣絳袴袜以行禮如故事 公羊傳曰日有食之鼓用牲于社求乎陰之道也以朱絲縈社或曰脅之或曰爲闇恐人犯之故縈之也何休曰脅之與責求同義社者土地之主也月者土地之精也上繫於天而犯日故鳴鼓而攻之脅

其本也朱絲縈之助陽抑陰也或曰爲闇者社者土地之主尊也爲日光盡天闇冥恐人犯歷之故縈之然此說非也先言鼓後言用牲者明先以尊者命責之後以臣子禮接之所以爲順也白虎通曰日食必救之陰侵陽也鼓攻之以陽責陰也故春秋日食鼓用牲于社所以必用牲者土地別神也尊之不敢虛責也日食大水則鼓用牲大旱則雩祭求雨非虛言也助陽責下求陰之道也決疑要注曰凡救日食皆著赤幘以助陽也日將食天子素服避正殿內外嚴曰有變伐鼓聞音侍臣著赤幘帶劒入侍三臺令史已下皆持劒立其户前衛尉卿驅馳繞宮察巡守備周而復始日復常乃皆罷之

立春之日夜漏未盡五刻京師百官皆衣青衣郡國縣道官下至斗食令史皆服青幘立青幡施土牛耕人于門外以示兆民

至立夏唯武官不立春之日下寬大書曰制詔三公方春東作敬始慎微動作從之罪非殊死且勿案驗皆須麥秋退貪殘進柔良下當用者如故事月令曰命相布德和令蔡邕曰即此詔之謂也獻帝起居注曰建安二十二年二月壬申詔書絕立春寬緩詔書不復行

正月上丁祠南郊白虎通曰春秋傳曰以正月上辛尚書曰丁巳用牲于郊牛二先甲三日辛也後甲三日丁也皆可接事昊天之日禮畢次北郊明堂高廟世祖廟謂之五供五供畢以次上陵

西都舊有上陵東都之儀百官四姓親家

婦女公主諸王大夫蔡邕獨斷曰凡與先后有瓜葛者外國朝者侍子郡國計吏會陵晝漏上水大鴻臚設九賓隨立寢殿前薛綜曰九賓謂王侯公卿二千石六百石下及郎吏匈奴侍子凡九等鍾鳴謁者治禮引客羣臣就位如儀乘輿自東廂下太常導出西向拜止旋升阼階拜神坐退坐東廂西向侍中尚書陛者皆神坐後公卿羣臣謁神坐太官上食太常樂奏食舉文始五行之舞前書志曰文始舞者本部舞也高祖六年更名文始以示不相襲也五行舞者本周舞也秦始皇二十六年更

名五行之舞也禮樂闋君臣受賜食畢郡國上計吏以次前當神軒占其郡穀價民所疾苦欲神知其動靜孝子事親盡禮敬愛之心也周徧如禮謝承書曰建寧五年正月車駕上原陵蔡邕爲司徒掾從公行到陵見其儀愾然謂同坐者曰聞古不墓祭朝廷有上陵之禮始爲可損今見威儀察其本意乃知孝明皇帝至孝惻隱不可易舊或曰本意云何昔京師在長安時其禮不可盡得聞也光武即世始葬于此明帝嗣位踰年羣臣朝正感先帝不復聞見此禮乃帥公卿百僚就園陵而創焉尚書階西階爲神坐天子事亡如事存之意苟先帝有瓜葛之屬男女畢會王侯大夫郡國計吏各向神坐而言庶幾先帝神魂聞之今者日月久遠後生非時人但見其禮不知其哀以明帝聖孝之心親服三年久在園陵初興此儀仰察几筵下

顧羣臣悲切之心必不可堪邕見太傅胡廣曰國家禮有煩而不可省者不知先帝用心周密之至於此也廣曰然子宜載之以示學者邕退而記焉魚豢曰孝明以正月旦百官及四方來朝者上原陵朝禮是謂甚違古不墓祭之義臣昭以爲邕之言然

最後親陵遣計吏賜之帶佩八月飲酎上陵禮亦如之

丁孚漢儀曰酎金律文帝所加以正月旦作酒八月成名酎酒因合諸侯助祭貢金漢律金布令曰皇帝齋宿親帥羣臣承祠宗廟羣臣宜分奉請諸侯列侯各以民口數率千口奉金四兩奇不滿千口至五百口亦四兩皆會酎少府受又大鴻臚食邑九眞交阯日南者用犀角長九寸以上若瑇瑁甲一鬱林用象牙長三尺以上若翡翠各二十準以當金漢舊儀曰皇帝惟八月酎車駕夕牲牛以絳衣之皇帝暮視牲以鑑燧取水於月以火燧取火於日爲明水火左袒以水沃牛右肩手執鸞刀以切牛毛薦之而即更衣巾侍上熟乃祀之

凡

齋天地七日宗廟山川五日小祠三日齋日內有汙染解齋副倅行禮先齋一日有汙穢災變齋祀如儀大喪唯天郊越紼而齋地以下皆百日後乃齋如故事魏文帝詔曰漢氏不拜日於東郊而旦夕常於殿下東面拜日煩褻似家人之事非事天交神之道也於是朝日東門之外將祭必先夕牲其儀如郊

正月甲子若丙子為吉日可加元服儀從冠禮乘輿初緇布進賢次爵弁次武弁次通天以據皆於高祖廟如禮謁冠禮曰成王冠周公

使祝雍曰辭達而勿多也祝雍曰近於民遠於年遠於佞近於義嗇於財任賢使能博物記曰孝昭帝冠辭曰陛下擯顯先帝之光耀以承皇天之嘉祿欽奉仲春之吉辰普尊大道之郊域秉率百福之休靈始加昭明之元服推遠沖孺之幼志蘊積文武之就德肅勤高祖之清廟六合之內靡不蒙德永永與天無極獻帝傳曰興平元年正月甲子帝加元服司徒淳于嘉爲賓加賜玄纁駟馬貴人公主卿司隸城門五校及侍中尚書給事黃門侍郎各一人爲太子舍人也

王公以下初加進賢而巳獻帝起居注曰建安十八年正月壬子濟北王加冠戶外以見父母給事黃門侍郎劉瞻兼侍中假貂蟬加濟北王給之

正月天郊夕牲周禮展牲干寶曰若今夕牲又郊儀先郊日未晡五刻夕牲公卿京尹衆官悉至壇東就位太祝吏牽牲入到榜廩犧令跪曰請省牲舉手曰腯太祝令繞牲舉手曰充太祝令牽牲就庖豆酌毛血其一奠天神坐前其一奠太祖坐前今

之郊祀然也晝漏未盡十八刻初納夜漏未盡八刻初納干寶周官注曰納亨納牲將告殺謂向祭之辰也進熟獻太祝送旋皆就燎位宰祝舉火燔柴火然天子再拜興有司告事畢也明堂五郊宗廟太社稷六宗夕牲皆以晝漏十四刻初納夜漏未盡七刻初納進熟獻送神還有司告事畢六宗燔燎火大然有司告事畢

正月始耕月令曰天子親載耒耜措之參保介之御閒帥三公九卿躬耕帝籍盧植注曰帝天也籍耕也晝漏上水初納執事告祠先農已

享賀循藉田儀曰漢耕日以大牢祭先農於田所春秋傳曰耕藉之禮唯齋三日左傳曰鄅人藉稻杜預注曰藉稻履行之薛綜注二京賦曰爲天神借民力於此田故名曰帝藉田在國之辰地干寶周禮注曰古之王者貴爲天子富有四海而必私置藉田蓋其義有三焉一曰以奉宗廟親致其孝也二曰以訓于百姓在勤勤則不匱也三曰聞之子孫躬知稼穡之艱難無違也耕時有司請行事就耕位天子三公九卿諸侯百官以次耕鄭玄注周禮曰天子三推公五推卿諸侯九推庶人終於千畝庶人謂徒三百人也月令章句曰卑者殊勞故三公五推禮自上以下降殺以兩勞事反之諸侯上當有孤卿七推大夫十二士終畝可知也盧植注禮記曰天子耕藉一發九推耒周禮二耜爲耦一耜之伐廣尺深尺伐發也天子及三公坐而論道參五職事故三公以五爲數卿諸侯當究成天子之職事故以九爲數伐皆三者禮以三爲

文力田種各耰訖有司告事畢史記曰漢文帝詔云農天下之本其開藉田朕躬耕以給宗廟粢盛應劭曰古者天子耕藉田千畝為天下先藉者帝王典藉之常也而應劭風俗通又曰古者使民如借故曰藉田鄭玄曰藉之言借也王一耕之使庶人耘芓終之盧植曰藉耕也春秋傳曰鄭人藉稻故知藉為耕也韋昭曰借民力以治之以奉宗廟且以勸率天下使務農也杜預注曰鄭人藉稻其君自出藉稻蓋履行之瓚曰藉蹈藉也本以躬親為義不得以假借為稱也漢舊儀曰春始東耕於藉田官祠先農先農即神農炎帝也祠以一太牢百官皆從大賜三輔二百里孝悌力田三老帛種百穀萬斛為立藉田倉置令丞穀皆以給祭天地宗廟羣神之祀以為粢盛皇帝躬秉耒耜而耕占為甸師官賀循曰所種之穀黍稷種稑稑早也種晚也于寶周禮注曰種晚秔稻之屬稑陵穀黍稷之屬是月令曰郡國守相皆勸民始耕如儀

諸行出入皆鳴鍾皆作樂其有災眚有他故若請雨止雨皆不鳴鍾不作樂春秋釋痾曰漢家郡守行大夫禮鼎俎籩豆工歌縣何休曰漢家法陳師置守相故行其樂也

仲春之月立高禖祠于城南祀以特牲月令玄鳥至之日以太牢祠詩曰克禋克祀以弗無子毛萇傳曰弗去無子求有子古者必立郊禖焉玄鳥至之日以太牢祀于郊禖天子親往后妃帥九嬪御乃禮天子所御帶以弓韣授以弓矢于郊禖之前鄭玄注云弗之言祓也禋祀上帝于郊禖以祓無子之疾而得福也月令章句曰高尊也禖祀也吉事先見之象也蓋爲人所以祈子孫之祀玄鳥感陽而至其來主爲孚乳蕃滋故重其至日因以用事契母簡狄蓋以玄鳥至日有事高禖而生契焉故詩曰天命玄鳥降而生商韣弓衣也祀以高禖之命飲之以醴帶以

弓衣尚使得男也離騷曰簡狄在臺嚳何宜玄鳥致
胎女何嘉王逸曰言簡狄侍帝嚳於臺上有飛燕墮
其卵嘉而吞之因生契鄭玄注禮記曰後王以爲禖
官嘉祥而立其祠盧植注云玄鳥至時陰陽中萬物
生故於是以三牲請子於高禖之神居明顯之處故
謂之高因其求子故謂之禖以爲古者有媒氏之官
因以爲神晉元康中高禖壇上石破詔問出何經典
朝士莫知博士束晳荅曰漢武帝晚得太子始爲立
高禖之祠高禖者人之先
也故立石爲主祀以太牢

明帝永平二年三月上始帥羣臣躬養三
老五更于辟雍孝經援神契曰尊三老者父象
也謁者奉几安車輭輪供綏執
事五更寵以度接禮交容謙恭順貌宋均曰三老老
人知天地人事者奉几授三老也安車坐乘之車輭
輪蒲裹輪供綏三老就車天子親執綏授之五更老
人知五行更代之事者度法也度以寵異之也鄭玄

注禮記曰皆年老更事致仕者也名三五者取象三辰五星天所因以照明天下者玄又一注皆老人更知三德五事者也應劭漢官儀曰三老五更三代所尊也安車輭輪送迎至家天子獨拜于屏三者道成於天地人老者久也舊也五者訓於五品更者五世長子更更相代言其能以善道改更已也三老五更皆取有首妻男女完具臣昭案栢榮五更後除兄子二人補四百石則榮非長子矣蔡邕曰五更長老之稱也

行大射之禮 袁山松書曰天子皮弁素積親射大矦 郡縣道行鄉飲酒于學校皆祀聖師周公孔子牲以犬 鄭玄注儀禮曰狗取擇人孟冬亦如之石渠論曰鄉射合樂而大射不何也韋玄成曰鄉人本無樂故於歲時合樂以同其意諸侯故自有樂故不復合樂鄭玄注鄉飲酒禮曰今郡國十月行鄉飲酒禮黨正每歲邦索鬼神而祭祀則以禮屬民而飲酒于序以正齒位之禮凡鄉黨飲酒必於民聚之

時欲其見化知尚賢尊長也玄冠衣皮弁服與禮異服虔應劭曰漢家郡縣饗射祭祀皆假士禮而行之樂縣笙磬籩俎皆如士制於是七郊禮樂三雍之義備矣養三老五更之儀先吉日司徒上太傅若講師故三公人名用其德行年耆高者一人爲老次一人爲更也盧植禮記注曰選三公老者爲三老卿大夫中之老者爲五更亦參五之也皆服都紵大袍單衣皁緣領袖中衣冠進賢扶玉杖五更亦如之不杖皆齋于太學講堂月令章句曰三老國老也五更庶老也其日乘輿先到辟雍禮殿御坐東廂遣使者安

車迎三老五更天子迎于門屏交禮道自阼階三老升自賓階至階天子揖如禮三老升東面三公設几九卿正履天子親袒割牲執醬而饋執爵而酳祝鯁在前祝饐在後禮記曰天子適饌省醴養老之珍具遂發詠焉退脩之以孝養反升歌清廟孝養之詩也五更南面公進供禮亦如之譙周五經然否曰漢初或云三老荅天子拜遭王莽之亂法度殘缺漢中興定禮儀羣臣欲令三老荅拜城門校尉董鈞駮曰養三老所以敎事父之道也若荅拜是使天下荅子拜也詔從鈞議譙周論之曰禮尸服上服猶以非親之故荅子拜士見異國君亦荅拜是皆不得視猶子也虞喜曰且據漢儀於門屏交禮交禮即荅拜中興謬從鈞議

後華之深得其意明日皆詣闕謝恩以見禮遇大尊顯故也前書禮樂志曰顯宗因祀光武皇帝於明堂養三老五更於辟雍威儀既盛矣德化未流洽者以其禮樂未具羣下無所誦說而庠序尚未設之故也孔子曰譬如為山未成一簣止吾止也

是月皇后帥公卿諸侯夫人蠶丁孚漢儀曰皇后出乘鸞輅青羽蓋駕駟馬龍旂九旒大將軍妻參乘太僕妻御前鸞旂車皮軒闟戟雒陽令奉引亦千乘萬騎車府令設鹵簿駕公卿五營校尉司隷校尉河南尹妻皆乘其官車帶夫本官綬從其官屬導從皇后置虎賁羽林騎戎頭黃門鼓吹五帝車女騎夾轂執法御史在前後亦有金鉦黃鉞五將導桑于蠶官手三盆于繭館畢還宮月令曰禁婦人無觀桑谷永對稱四月壬子皇后蠶桑之日也則漢桑亦用四月祠先蠶禮以少牢漢舊儀曰春桑生而皇后視桑於菀中蠶室養蠶千薄以上祠

以中牢羊豕今蠶神曰菀窳婦人寓氏公主凡二神羣臣妾從桑還獻於繭觀皆賜從桑者樂皇后自行凡蠶絲絮織室以作祭服祭服者冕服也天地宗廟羣臣五時之服其皇帝得以作縷縫衣得以作巾絮而已置蠶官令丞諸天下官皆詣蠶室亦婦人從事故舊有東西織室作法晉后祠先蠶先蠶壇高一丈方二丈爲四出陛陛廣五尺在采桑壇之東南

是月上巳官民皆絜於東流水上曰洗濯祓除去宿垢疢爲大絜絜者言陽氣布暢萬物訖出始絜之矣

謂之禊也風俗通曰周禮女巫掌歲時以祓除疾病禊者絜也春者蠢也蠢搖動也尚書以殷仲春厥民析言人解析也蔡邕曰論語暮春者春服既成冠者五六人童子六七人浴乎沂風乎舞雩詠而歸自上及下古有此禮今三月上巳祓禊於水濱蓋出於此

杜篤祓禊賦曰巫咸之徒秉火祈福則巫祝也一說云後漢有郭虞者三月上巳產二女二日中並不育俗以爲大忌至此月日諱止家皆於東流水上爲祈禳自絜濯謂之禊祠引流行觴遂成曲水韓詩曰鄭國之俗三月上巳之溱洧兩水之上招魂續魄秉蘭草祓除不祥漢書八月祓灞水亦斯義也後之良史亦據爲正臣昭曰郭虞之說良爲虛誕假有庶民旬內夭其二女何足驚彼風俗稱爲世忌乎杜篤乃稱王侯公主暨于富商用事伊雒帷幔玄黃本傳大將軍梁商亦歌泣於雒禊也自魏不復用三日水宴者焉

後漢書志第四

後漢書志第五　禮儀中

劉　昭　注補

立夏　請雨　拜皇太子

拜王公　桃印　黃郊

立秋　貙劉　案戶

祠星　立冬　冬至

臘　大儺　土牛

遣衛士　朝會

立夏之日夜漏未盡五刻京都百官皆衣

赤至季夏衣黃郊其禮祠特祭竈

自立春至立夏盡立秋郡國上雨澤若少府郡縣各掃除社稷其旱也公卿官長以次行雩禮求雨公羊傳曰大雩旱祭也何休注曰君親之南郊以六事謝過自責曰政不善與民失職與宮室榮與婦謁盛與苞苴行與讒夫倡與使童男女各八人舞而呼雩故謂之雩春秋繁露曰大旱雩祭而請雨大水鳴鼓而攻社天地之所為陰陽之所起也或請焉或怒焉何如也曰大旱陽滅陰也陽滅陰者尊厭卑也固其義也雖大甚拜請之而已敢有加也大水者陰滅陽也陰滅陽者卑勝尊也以賤陵貴者逆節故鳴鼓而攻之朱絲而脅之為其不義此亦春秋之不畏強禦也變天地之位正陰陽之序貞行其道而不忘其難義之至也又仲舒奏江都王云求雨之方損陽益陰願大王

無収廣陵女子爲人祝者一月租賜諸巫者諸巫毋大小皆相聚於郭門爲小壇以脯酒祭女獨擇寛太便處移市市使無内丈夫丈夫無得相從飲食令吏妻各往視其夫皆到即起雨注而已服虔注左傳曰天雩夏祭天名雩遠也遠爲百穀求膏雨也龍見而雩龍角亢也謂四月昏龍星體見萬物始盛待雨而大故雩祭以求雨也一說大雩者祭於帝而祈雨也一說郊祀天祈農事雩祭山川而祈雨也漢舊儀求雨太常禱天地宗廟社稷山川以賽各如其常牢禮也四月立夏旱乃求雨禱雨而已後旱復重禱而已訖立秋雖旱不得禱求雨也

閉諸陽衣皁興土龍

山海經曰大荒東北隅有山名曰凶犁土丘應龍處南極殺蚩尤與夸父不得復上故下數旱旱而爲應龍之狀乃得大雨郭璞曰今之土龍本此氣應自然冥感非人所能爲也董仲舒云春旱求雨令縣邑以水日令民禱社稷家人同戸毋伐名木毋斬山林暴巫聚蛇八日於邑東門之外爲四通之壇方八尺植蒼繒八其神共工祭

之以生魚八玄酒具清酒摶脯擇巫之絜清辯口利辭者以爲祝祝齋三日服蒼衣先再拜乃跪陳陳已復再拜乃起祝曰昊天生五穀以養人今五穀病旱恐不成敬進清酒摶脯再拜請雨雨幸大澍奉牲禱以甲乙日爲大青龍一長八丈居中央爲小龍七各長四丈於東方皆東鄉其間相去八尺小僮八人皆齋三日服青衣而舞之田嗇夫亦齋三日服青衣而立之諸里社通之於閭外之溝取五蝦蟇錯置社之中池方八尺深一尺置水蝦蟇焉具清酒摶脯祝齋三日服蒼衣拜跪陳祝如初取三歲雄雞與三歲豭豬皆燔之於四通神宇令民闔邑里南門置水其外開里北門具老豭豬一置之里北門之外市中亦置一豭豬聞彼鼓聲皆燒豬尾取死人骨埋之開山淵積薪而焚之決通道橋之壅塞不行者決瀆之幸而得雨報以豚一酒鹽黍財足以茅爲席毋斷夏求雨今縣邑以水日家人祀竈毋舉土功更大浚井暴釜於壇杵臼于術七日爲四通之壇於邑南門之外方七尺植赤繒七其神蚩尤祭之以赤雄雞七玄酒具清

酒摶脯祝齋三日服赤衣拜跪陳祝如春以丙丁日爲赤大龍一長七丈居中又爲小龍六長三丈五尺於南方皆南鄉其間相去七尺壯者七人皆齋三日服赤衣而舞之司空嗇夫亦齋三日服赤衣而立之鑿社而通之閭外之溝取五蝦蟇錯置社之中池方七尺深一尺酒脯祭齋衣赤拜跪陳祝如初取三歲雄雞豭豬燔之四通神宇開陰閉陽如春也季夏禱山陵以助之令縣邑一徙市於邑南門之外五日禁男子無得行入市家人祠中霤毋舉土功聚巫市旁爲之結蓋爲四通之壇於中央植黃繒五其神后稷祭之以母飽五玄酒具清酒摶脯令各爲祝齋三日衣黃衣皆如春祠以戊己日爲大黃龍一長五丈居中央又爲小龍四各長二丈五尺於中央皆南鄉其間相去五尺丈夫五人皆齋三日服黃衣而舞之老者亦齋三日衣黃衣而立之亦通社中於閭外溝蝦蟇池方五尺深一尺他皆如前秋暴巫尫至九日毋舉火事煎金器家人祠門爲四通之壇於邑西門之外方九尺植白繒九其神太昊祭之桐木魚九玄酒

具清酒摶脯衣白衣他如春以庚辛日爲大白龍一長九丈居中央爲小龍八各長四丈五尺於西方皆西鄉其間相去九尺鰥者九人皆齋三日服白衣而舞之司馬亦齋三日衣白衣而立之蝦蟇池方九尺深一尺他如前冬舞龍六日禱於名山以助之家人祠井毋壅水爲四通之壇於邑北門之外方六尺植黑繒六其神玄冥祭之以黑狗子六玄酒具清酒摶脯祝齋三日衣玄衣祝禮如春以壬癸日爲大黑龍一長六丈居中央又爲小龍五各長三丈於北方皆北鄉其間相去六尺老者六人皆齋三日衣黑衣而舞之尉亦齋三日服黑衣而立之蝦蟇池皆如春四時皆庚子日令吏民夫婦皆偶處凡求雨大體丈夫欲藏而居女子欲和而樂應龍有翼法言曰象龍之致雨難矣哉龍乎龍乎新論曰劉歆致雨具作土龍吹律及諸方術無不備設譚問求雨所以爲土龍何也曰龍見者輒有風雨興起以迎送之故緣其象類而爲之

立土人舞僮二佾七日一變如故事

周禮曰翌舞帥而舞旱暵之事鄭玄曰翌赤皁染羽爲之也旱暵注陽也用假色者欲其有時而去之

反拘朱索社伐朱鼓漢舊儀曰成帝三年六月始命諸官止雨朱繩反縈社擊鼓攻之是後水旱常不和干寶曰朱絲縈社社太陰也朱火色也絲維屬天子伐鼓於社責群陰也諸侯用幣於社請上公也伐鼓於朝退自攻也此聖人之厭勝之法也

禱賽以少牢如禮漢舊儀曰武帝元封日到七月畢賽之秋冬春不求雨古今注曰武帝元封六年五月旱女及巫丈夫不入市也

拜皇太子之儀百官會位定謁者引皇太子當御坐殿下北面司空當太子西北東面立讀策書畢中常侍持皇太子璽綬東

向授太子太子再拜三稽首謁者贊皇太子臣某甲謁者稱制曰可三公升階上殿賀壽萬歲因大赦天下供賜禮畢罷

拜諸侯王公之儀百官會位定謁者引光禄勳前丁孚漢儀曰大常住蓋下東向讀文與此異也謁者引當拜前當坐伏殿下光禄勳前一拜舉手曰制詔其以某為某丁孚漢儀有夏勳策文曰維元初六年三月甲子制詔以大鴻臚勤為司徒曰朕承天序惟稽古建爾于位為漢輔往率舊職敬敷五教五教在寛左右朕躬宣力四表保乂皇家於戲實惟秉國之均旁祗厥緒時亮天工可不慎與勤而戒之讀策書畢

謁者稱臣某再拜尚書郎以璽印綬付侍御史侍御史前東面立授璽印綬王公再拜頓首三下贊謁者曰某王臣某新封某公某初謝中謁者報謹謝贊者立曰謝皇帝為公興皆冠謝起就位供賜禮畢罷臣昭曰漢立皇后國禮之大而志無其儀良未可了案蔡質所記立宋皇后儀今取以備闕云尚書令臣囂僕射臣鼎尚書臣旭臣乘臣滂臣謨臣詣稽首言伏惟陛下履乾則坤動合陰陽羣臣大小咸以長秋宮未定遵舊依典章表仍聞歷時乃聽令月吉日以宋貴人為皇后應期正位羣生兆庶莫不式舞易稱受茲介祉詩云干祿百福子孫千億萬方幸甚今吉日以定臣請太傅太尉司徒司空太常條列禮儀正處上

羣臣妾無得上壽如故事臣囂臣鼎臣旭臣乘臣滂
臣謨臣詡愚闇不達大義誠惶誠恐頓首死罪稽首
再拜以聞制曰可之維建寧四年七月乙未制詔皇
后之尊與帝齊體供奉天地祗承宗廟母臨天下故
有莘興殷姜任母周二代之隆蓋有內德長秋宮闕
中宮曠位宋貴人秉淑媛之懿體河山之儀威容昭
曜德冠後庭羣寮所咨人曰宜哉卜之蓍龜卦得承
乾有司奏議宜稱紱組以臨兆民今使太尉襲使持
節奉璽綬宗正祖爲副立貴人爲皇后后其往踐爾
位敬宗禮典肅慎中饋無替朕命永終天祿皇后初
即位章德殿太尉使持節奉璽綬天子臨軒百官陪
位皇后北面太尉注蓋下東向宗正大長秋西向宗
正讀策文畢皇后拜稱臣妾畢住位太尉襲授璽綬
中常侍長樂太僕高鄉侯覽長跪受璽綬奏於殿前
女史授婕妤婕妤長跪受以授昭儀昭儀受長跪以
帶皇后皇后伏起拜稱臣妾訖黃門鼓吹三通鳴鼓
畢羣臣以次出后即位大赦天下皇
后秩比國王即位威儀赤紱玉璽

仲夏之月萬物方盛日夏至陰氣萌作恐物不楙其禮以朱索連葷菜彌牟蠱鐘以桃印長六寸方三寸五色書文如法以施門戶代以所尚為飾夏后氏金行作葦茭言氣交也風俗通曰傳曰萑葦有叢呂氏春秋曰始得伊尹祓之於廟薰以萑葦周禮卿大夫之子名曰門子論語曰誰能出不由戶者故用葦者欲人之子孫蕃植不失其類有如萑葦茭者交易陰陽代與者也殷人水德以螺首慎其閉塞使如螺也周人木德以桃為更言氣相更也漢兼用之故以五月五日朱索五

色印為門戶飾以難止惡氣桃印本漢制所以輔卯金魏除之也日夏至禁舉大火止炭鼓鑄消石治皆絕止至立秋如故事是日浚井改水日冬至鑽燧改火云

先立秋十八日郊黃帝是日夜漏未盡五刻京都百官皆衣黃至立秋迎氣於黃郊樂奏黃鍾之宮歌帝臨冕而執干戚舞雲翹育命所以養時訓也

立秋之日夜漏未盡五刻京都百官皆衣

白施皁領縁中衣迎氣白郊禮畢皆衣絳

至立冬

立秋之日自郊禮畢始揚威武斬牲於郊東門以薦陵廟其儀乘輿御戎路白馬朱鬣躬執弩射牲牲以鹿麛 月令曰天子乃厲飭執弓挾矢以獵月令章句曰親執弓以射禽所以教兆民載戰事也四時閑習以救無辜以伐有罪所以強兵保民安不忘危也 太宰令謁者各一人載獲車馳駟送陵廟還宮遣使者齎束帛以賜武官 漢官名秩曰賜太尉將軍各六十匹執金吾諸校尉各三十匹武官倍於文官 武官肄兵習戰

陣之儀斬牲之禮名曰貙劉兵官皆肄孫吳兵法六十四陣名曰乘之月令孟冬天子講武習射御角力盧植注曰角力如漢家乘之引閾蹋踘之屬也今月令季秋天子乃教田獵以習五戎月令章句曰寄戎事之教於田獵武事不可空設必有以誡故寄教於田獵閑肄五兵天子諸侯無事而不田爲不敬田不以禮爲暴天物周禮司馬以旗致民平列陣如戰之陣王執路鼓諸侯執賁鼓軍將執晉鼓師帥執提旅帥執鼙卒長執鐃兩司馬執鐸公司馬執鐲以教坐作進退疾徐疏數之節士卒聽聲視旗隨而前却故曰師之耳目在吾旗鼓春教振旅以蒐田夏教茇舍以苗田秋教治兵以獮田冬教大閱以狩田春夏示行禮取禽供事而已秋者殺時田獵之正其禮盛獨斷曰巡狩獵還公卿以下陳雒陽亭前街上乘輿到公卿以下拜天子下車公卿識顏色然後還宫古語曰在車爲下唯此時施行魏書曰建安二十一年

三月曹公親耕藉田有司奏四時講武於農隙漢承秦制三時不講唯十月車駕幸長安水南門會五營士為八陣進退名曰乘之今金革未偃士民素習可無四時講武但以立秋擇吉日大朝車騎號曰治兵上合禮名下承漢制也

立春遣使者齎束帛以賜文官

漢官名秩曰賜司徒司空帛四十匹九卿十五匹古今注曰建武八年立春賜公十五匹卿十匹

貙劉之禮祠先虞執事告先虞已烹鮮時有司乃逡巡射牲獲車畢有司告事畢

古今注曰永平元年六月乙卯初令百官貙膢白幕皆霜風俗通稱韓子書山居谷汲者膢臘而買水楚俗常以十二月祭飲食也又曰當新始殺食曰貙膢

仲秋之月縣道皆案戶比民年始七十者

授之以玉杖餔之糜粥八十九十禮有加
賜玉杖長尺端以鳩鳥爲飾鳩者不噎之
鳥也欲老人不噎是月也祀老人星于國
都南郊老人廟
季秋之月祠星于城南壇心星廟
立冬之日夜漏未盡五刻京都百官皆衣
阜迎氣於黑郊禮畢皆衣絳至冬至絕事
冬至前後君子安身靜體百官絕事不聽
政擇吉辰而後省事絕事之日夜漏未盡

五刻京都百官皆衣絳至立春諸五時變服執事者先後其時皆一日日冬至夏至陰陽晷景長短之極微氣之所生也白虎通日至日所以休兵不興事閉關商旅不行何此日陰陽氣微王者承天理物故率天下靜不復行役以扶助微氣成萬物也夏至陰氣始動冬至陽氣始萌易曰先王以至日閉關商旅不行夏至陰始起反大熱何陰氣始起陽氣推而上故大熱也冬至陽始起陰氣推而上故大寒也故使八能之士八人或吹黃鍾之律閒竽或撞黃鍾之鍾或度晷景權水輕重水一升冬重十三兩或擊黃鍾之磬或鼓黃鍾之瑟軫閒九

尺二十五絃宮處于中左右爲商徵角羽
或擊黄鍾之鼓先之三日太史謁之至日
夏時四孟冬則四仲其氣至焉先氣至五
刻太史令與八能之士郎坐于端門左塾
太子具樂器夏赤冬黑列前殿之前西上
鍾爲端守宮設席于器南北面東上正德
席鼓南西面令㬱儀東北三刻中黄門持
兵引太史令八能之士入自端門就位二
刻侍中尚書御史謁者皆陛一刻乘輿親

御臨軒安體靜居以聽之太史令前當軒溜北面跪舉手曰入能之士以備請行事制曰可太史令稽首曰諾起立少退顧令正德曰可行事正德曰諾皆旋復位正德立命入能士曰以次行事閒音以竽入能曰諾五音各三十爲闋正德曰合五音律先唱五音並作二十五闋皆音以竽樂叶圖徵曰夫聖人之作樂不可以自娛也所以觀得失之效者也故聖人不取備於一人必從入能之士故撞鐘者當知鐘擊鼓者當知鼓吹管者當知管吹竽者當知竽擊磬者當知磬鼓琴者當知琴故入士曰或調陰陽

或調律曆或調五音故撞鐘者以知法度鼓琴者以知四海擊磬者以知民事鐘音調則君道得君道得則黃鍾蕤賓之律應君道不得則鐘音不調鍾音不調則黃鍾蕤賓之律不應鼓音調則臣道得臣道得則太蔟之律應管音調則律曆正律曆正則夷則之律應磬音調則民道得民道得則林鍾之律應竽音調則法度得法度得則無射之律應琴音調則四海合歲氣百川一合德鬼神之道行祭祀之道得如此則沽洗之律應五樂皆得則應鍾之律應天地以和氣至則和氣應和氣不至則天地和氣不應鍾音調下臣以法賀主鼓音調主以法賀臣磬音調主以德施於百姓琴音調主以德及四海八能之士常以日冬至成天文日夏至成地理作陰樂以成天文作陽樂以成地理

訖正德曰八能士各言事八能士各書板言事文曰臣某言今月若干日甲乙日冬至黃鍾之音

調君道得孝道褎商臣角民徵事羽物各一板否則召太史令各板書封以皁囊送西陛跪授尚書施當軒北面稽首拜上封事尚書授侍中常侍迎受報聞以小黃門幡麾節度太史令前曰禮畢制曰可太史令前稽首曰諾太史命八能士詣太官受賜陛者以次罷曰夏至禮亦如之蔡邕獨斷曰冬至陽氣始動夏至陰氣始起麋鹿角解故寢兵鼓身欲寧志欲靜故不聽事迎送凡田獵者歲終大祭縱吏民宴飲非迎氣故但送不迎正月歲首亦如臘儀冬至陽氣起君道長故賀夏至陰氣起君道衰故不賀鼓

以動衆鍾以止衆故夜漏盡鼓鳴則起晝漏盡鍾鳴則息

季冬之月星迴歲終陰陽以交勞農大享臘高堂隆曰帝王各以其行之盛而祖以其終而臘火生於寅盛於午終於戌故火家以午祖以戌臘秦靜曰古禮出行有祖祭歲終有蜡臘無正月必祖之祀漢氏以午祖以戌臘午南方故以祖冬者歲之終物畢成故以戌臘而小數之學者因爲之說非典文也先臘一日大儺譙周論語注曰儺却之也謂之逐疫漢舊儀曰顓頊氏有三子生而亡去爲疫鬼一居江水是爲虎一居若水是爲罔兩蜮鬼一居人宮室區隅漚庾善驚人小兒月令章句曰日行北方之宿北方大陰恐爲所抑故命有司大儺所以扶陽抑陰也盧植禮記注云所以逐衰而迎新其儀選中黃門子弟年十歲以上十二以下百

二十人爲侲子皆赤幘皁製執大鼗漢舊儀曰方相帥百隸及童女以桃弧棘矢土鼓鼓且射之以赤丸五穀播灑之譙周論語注曰以葦矢射之薛綜曰侲之言善善童幼子也方相氏黃金四目蒙熊皮玄衣朱裳執戈揚盾十二獸有衣毛角中黃門行之宂從僕射將之以逐惡鬼于禁中夜漏上水朝臣會侍中尚書御史謁者虎賁羽林郎將執事皆赤幘陛衞乘輿御前殿黃門令奏曰侲子備請逐疫於是中黃門倡侲子和曰甲作食殃胇胃食虎雄伯食

魅騰簡食不祥攬諸食咎伯奇食夢強梁祖明共食磔死寄生委隨食觀錯斷食巨窮奇騰根共食蠱凡使十二神追惡凶赫女軀拉女幹節解女肉抽女肺腸女不急去後者為糧東京賦曰捎魑魅斮獝狂斬委蛇腦方良囚耕父於清泠溺女魃於神潢殘夔魖與罔象殪壄仲而殲游光注曰魑魅山澤之神獝狂惡鬼委蛇大如車轂方良草澤神耕父女魃皆旱鬼惡水故囚溺於水中使不能為害夔魖罔象木石之怪壄仲游光兄弟八人恒在人間作怪害也孔子曰木石之怪夔罔兩水之怪龍罔象臣昭曰木石山怪也夔一足越人謂山獠罔兩山精好學人聲而迷惑人龍神物也非所常見故曰怪罔象食人一名沐腫埤蒼曰獝狂無頭鬼因作

方相與十二獸儛嚾呼周徧前後省三過持炬火送疫出端門東京賦曰煌火馳而星流逐赤疫於四裔注曰煌火光逐驚走煌然火光如星馳赤疫疫鬼惡者也侲子合三行從東序上西序下門外騶騎傳炬出宮司馬闕門門外五營騎士傳火棄雒水中東京賦注曰衛士千人在端門外五營千騎在衛士外為三部更送至雒水凡三輩逐鬼投雒水中仍上天池絕其橋梁使不復度還百官官府各以木面獸能為儺人師訖設桃梗鬱櫑葦茭畢執事陛者罷山海經曰東海中有度朔山上有大桃樹蟠屈三千里其卑枝門曰東北鬼門萬鬼出入也上有二神人一曰神荼一曰鬱櫑主閱領衆鬼之惡害人者執以葦索而用食虎於是

黃帝法而象之毆除畢因立桃梗於門戶上畫鬱櫑持葦索以御凶鬼畫虎於門當食鬼也史記曰東至於蟠木風俗通曰黃帝上古之時有神荼與鬱櫑兄弟二人性能執鬼桃梗梗者更也歲終更始受介祉也蘇秦說孟甞君曰土偶人語桃梗令子東國之桃木削子爲人虎者陽物百獸之長能擊鷙性食魑魅者也

葦戟桃杖以賜公卿將軍特侯諸侯云漢官名秩曰大將軍三公臘賜錢各三十萬牛肉二百斤粳米二百斛特侯十五萬卿十萬校尉五萬尚書丞郎各萬五千千石六百石各七千侍御史謁者議郎尚書令各五千郎官蘭臺令史三千中黃門羽林虎賁士二人共三千以爲當祠門戶直各隨多少受也

是月也立土牛六頭於國都郡縣城外丑地以送大寒月令章句曰是月之會建丑丑爲牛寒將極是故出其物類形象以示送

達之且以升陽也

饗遣故衞士儀百官會位定謁者持節引故衞士入自端門衞司馬執幡鉦護行行定侍御史持節慰勞以詔恩問所疾苦受其章奏所欲言畢饗賜作樂觀以角抵樂闋罷遣勸以農桑周禮曰府史以下則有胥有徒鄭玄注曰此謂民給傜役若今衞士矣蔡邕曰見客平樂饗衞士瓌偉壯觀也

每月朔歲首爲大朝受賀其儀夜漏未盡七刻鍾鳴受賀及贄公侯璧中二千石二

千石羔千石六百石鴈四百石以下雉獻帝起居注曰舊典市長執鴈建安八年始令執雉百官賀正月決疑要注曰古者朝會皆執贄侯伯執圭子男執璧孤執皮帛卿執羔大夫執鴈士執雉漢魏粗依其制正旦大會諸侯執玉璧薦以鹿皮公卿已下所執如古禮古者衣皮故用皮帛爲幣玉以象德璧以稱事不以貨没禮庶羞不踰牲宴衣不踰祭服輕重之宜也二千石以上上殿稱萬歲蔡邕獨斷曰三公奉璧上殿向御坐北面太常賛曰皇帝爲君興三公伏皇帝坐乃進璧古語曰御坐則起此之謂也舉觴御坐前司空奉羮大司農奉飯奏食舉之樂百官受賜宴饗大作樂蔡質漢儀曰正月旦天子幸德陽殿臨軒公卿將大夫百官各陪朝賀蠻貊胡羌朝貢畢見屬郡計吏皆覲庭

庭燎宗室諸劉雜會萬人以上立西面位公納薦太官賜食酒西入東出既定上壽計吏中庭北面立太官上食賜羣臣酒食貢事御史四人執法殿下虎賁羽林弧弓撮矢陛戟左右戎頭偪脛陪前向後左右中郎將住東西羽林虎賁將住東北五官將住中央悉坐就賜作九賓徹樂舍利從西方來戲於庭極乃畢入殿前激水化爲比目魚跳躍嗽水作霧鄣日畢化成黃龍長八丈出水遨戲於庭炫燿日光以兩大絲繩係兩柱中頭間相去數丈兩倡女對舞行於繩上對面道逢切肩不傾又蹋局出身藏形於斗中鍾磬並作樂畢作魚龍曼延小黃門吹三通謁者引公卿羣臣以次拜微行出罷畢官在前尊官在後德陽殿周旋容萬人陛高二丈皆文石作壇激沼水於殿下畫屋朱梁玉階金柱刻鏤作宮掖之好厠以青翡翠一柱三帶韜以赤緹天子正旦節會朝百僚於此自到偃師去宮四十三里望朱雀五闕德陽其上鬱律與天連雒陽宮閣簿云德陽宮殿南北行七丈東西行三十七丈四尺

其每朔唯十

月旦從故事者高祖定秦之月元年歲首也

蔡邕曰羣臣朝見之儀視不晚朝十月朔之故以問胡廣廣曰舊儀公卿以下每月常朝先帝以其頻故省唯六月十月朔朝後復以六月朔盛暑省之蔡邕禮樂志曰漢樂四品一曰大予樂典郊廟上陵殿諸食舉之樂郊樂易所謂先王以作樂崇德殷薦上帝周官若樂六變則天神皆降可得而禮也宗廟樂虞書所謂琴瑟以詠祖考來假詩云肅雍和鳴先祖是聽食舉樂王制謂天子食舉以樂周官王大食則令奏鍾鼓二曰周頌雅樂典辟雍饗射六宗社稷之樂辟雍饗射孝經所謂移風易俗莫善於樂禮記曰揖讓而治天下者禮樂之謂也社稷所謂琴瑟擊鼓以御田祖者也禮記曰夫樂施於金石越於聲音用乎宗廟社稷事乎山川鬼神此之謂也三曰黃門鼓吹天子所以宴樂羣臣詩所謂坎坎鼓我蹲蹲舞我者也其短簫鐃歌軍樂也其傳曰黃帝岐伯所作以建威揚德風勸士也蓋周官所謂王大捷則

令凱樂軍大獻則令凱歌也孝章皇帝親著歌詩四章列在食舉又制雲臺十二門詩各以其月祀而奏之熹平四年正月中出雲臺十二門新詩下大予樂官習誦被聲與舊詩並行者皆當撰録以成樂志

後漢書志第五

後漢書志第六　禮儀下

劉昭注補

大喪　諸侯王列侯始封貴人公主薨

不豫太醫令丞將醫入就進所宜藥嘗藥監近臣中常侍小黃門皆先嘗藥過量十二公卿朝臣問起居無閒太尉告請南郊司徒司空告請宗廟告五嶽四瀆羣祀並禱求福疾病公卿復如禮登遐皇后詔三公典喪事百官皆衣白單衣白幘不冠閉

城門宮門近臣中黃門持兵虎賁羽林郎中署皆嚴宿衛宮府各警北軍五校繞宮屯兵黃門令尚書御史謁者晝夜行陳三公啓手足色膚如禮皇后皇太子皇子哭踊如禮沐浴如禮守宮令兼東園匠將女執事黃縣緹繒金縷玉柙如故事漢舊儀曰帝崩唅以珠纏以緹繒十二重以玉爲襦如鎧狀連縫之以黃金爲縷腰以下以玉爲札長一尺二寸半爲柙下至足亦縫以黃金縷請諸衣衿斂之凡乘輿衣服已御輒藏之崩皆以斂飯唅珠玉如禮禮稽命徵曰天子飯以珠唅以玉諸侯飯以珠唅以珠卿大夫士飯以珠唅以貝槃

冰如禮周禮凌人天子喪供夷槃冰鄭玄曰夷之言尸也實冰於槃中置之尸牀之下所以寒尸也漢禮器制度大槃廣八尺長一丈二尺深三尺漆赤中百官哭臨殿下是日夜下竹使符告郡國二千石諸侯王應劭曰凡與郡國守相竹使符皆以竹箭五枚長五寸鐫刻篆書第一至第五張晏曰符以代古之珪璋從簡易也此下大喪符亦猶斯比竹使符到皆伏哭盡哀漢舊制發兵皆以銅虎符其餘徵調竹使而已符第合會爲大信見杜詩傳小斂如禮東園匠考工令奏東園祕器表裏洞赤虡文畫日月鳥龜龍虎連璧偃月牙檜梓宮如故事大斂于兩楹之閒五官左右虎賁羽林

五將各將所部執虎賁戟屯殿端門陛左
右廂中黃門持兵陛殿上夜漏羣臣入晝
漏上水大鴻臚設九賓隨立殿下謁者引
諸侯王立殿下西面北上宗室諸侯四姓
小侯在後西面北上治禮引三公就位殿
下北面特進次中二千石列侯次二千石
六百石博士在後羣臣陪位者皆重行西
上位定大鴻臚言具謁者以聞皇后東向
貴人公主宗室婦女以次立後皇太子皇

子在東西向皇子少退在南北面皆伏哭大鴻臚傳哭羣臣皆哭三公升自阼階安梓宮内珪璋諸物近臣佐如故事嗣子哭踊如禮周禮駔珪璋璧琮琥璜之渠眉疏璧琮以斂尸鄭司農曰駔外有捷盧也謂珪璋璧琮琥璜皆爲開渠爲眉瑑沙除以斂尸令汁得流去也鄭玄曰以斂尸者以大斂焉加之也渠眉玉飾之溝瑑也以組穿聯六玉溝瑑之中以斂尸珪在左璋在首琥在右璜在足璧在背琮在腹蓋取象方明神之也疏璧琮者通於天地東園匠武士下釘衽截去牙喪大記曰君蓋用漆三衽三束鄭玄注曰衽小腰太常上太牢奠太官食監中黃門尚食次奠執事者如禮太常大

鴻臚傳哭如儀三公奏尚書顧命太子即
日即天子位于柩前請太子即皇帝位皇
后爲皇太后奏可羣臣皆出吉服入會如
儀太尉升自阼階當柩御坐北面稽首讀
策畢以傳國玉璽綬東面跪授皇太子即
皇帝位中黃門掌兵以玉具隨侯珠斬蛇
寶劒授太尉告令羣臣羣臣皆伏稱萬歲
或大赦天下遣使者詔開城門宮門罷屯
衛兵羣臣百官罷入成喪服如禮兵官戎

文帝遺詔無布車及兵器應劭曰不施輕車介士三公太常如禮故事

百官五日一會臨故吏二千石刺史在京

都郡國上計掾史皆五日一會天下吏民

發喪臨三日文帝遺詔其令天下吏民令到出臨三日釋服先葬二日

皆旦晡臨既葬釋服無禁嫁娶祠祀文帝遺詔文有飲酒食肉自當給喪事服臨者皆無踐踐徒跣也佐史以下布衣冠

幘絰帶無過三寸臨庭中文帝遺詔殿中當臨者以旦夕各十五舉音禮畢罷非旦夕臨時禁無得擅哭臨武吏布幘大冠大司農

出見錢穀給六丈布直以葬大紅十五日

小紅十四日纖七日釋服應劭曰紅者中祥大祥以紅爲領緣纖禫也凡三十六日而釋部刺史二千石列侯在國者及關內侯宗室長吏及因郵奉奏諸侯王遣大夫一人奉奏弔臣請驛馬露布奏可以木爲重高九尺廣容八歷裹以葦席巾門喪帳皆以簟車皆去輔轓疏布惡輪走卒皆布褠幘大僕四輪輈爲賓車大練爲屋幙中黃門虎賁各二十人執紼司空擇土造穿太史卜日謁者二人中謁者僕射中

謁者副將作油緹帳以覆坑方石治黃腸題湊便房如禮漢舊儀略載前漢諸帝壽陵曰天子即位明年將作大匠營陵地用地七頃方中用地一頃深十三丈堂壇高三丈墳高十二丈武帝墳高二十丈明中高一丈七尺四周二丈內梓棺柏黃腸題湊以次百官藏畢其設四通羨門容大車六馬皆藏之內方外陟車石外方立先閉劒戶戶設夜龍莫邪劒伏弩設伏火已營陵餘地爲西園后陵餘地爲婕妤以下次賜親屬功臣漢書音義曰題頭也湊以頭向內所以爲固也便房藏中便坐也皇覽曰漢家之葬方中百步已穿築爲方城其中開四門四通足放六馬然後錯渾雜物扞漆繒綺金寶米穀及埋車馬虎豹禽獸發近郡卒徒置將軍尉候以後宮貴幸者皆守園陵元帝葬乃不用車馬禽獸等物大駕太僕御方相氏黃金四目蒙熊皮玄衣朱裳執戈揚

楯立乘四馬先驅周禮曰方相氏大喪先柩及墓入壙以戈擊四隅毆方良鄭玄曰方相放想也可畏怖之貌壙穿地中也方良罔兩也天子之椁柏黃腸為裏表以石焉國語曰木石之怪夔罔兩旂之制長三刃十有二游曳地畫
日月升龍書旐曰天子之柩謁者二人立
乘六馬為次大駕甘泉鹵簿金根容車蘭
臺法駕喪服大行載飾如金根車皇帝從
送如禮太常上啓奠夜漏二十刻太尉冠
長冠衣齋衣乘高車詣殿止車門外使者
到南向立太尉進伏拜受詔太尉詣南郊

未盡九刻大鴻臚設九賓隨立羣臣入位
太尉行禮執事皆冠長冠衣齋衣太祝令
跪讀謚策太尉再拜稽首治禮告事畢太
尉奉謚策還詣殿端門太常上祖奠中黃
門尚衣奉衣登容根車東園武士載大行
司徒却行道立車前治禮引太尉入就位
大行車西少南東面奉策太史令奉哀策
立後太常跪曰進皇帝進太尉讀謚策藏
金匱皇帝次科藏于廟太史奉哀策葦篋

詣陵太尉旋復公位再拜立哭太常跪曰哭大鴻臚傳哭十五舉音止哭太常行遣奠皆如禮請哭止哭如儀晝漏上水請發司徒河南尹先引車轉太常跪曰請拜送載車著白系參繆紼長三十丈大七寸為輓六行行五十人公卿以下子弟凡三百人皆素幘委貌冠衣素裳校尉三人皆赤幘不冠絳科單衣持幢幡候司馬丞為行首皆銜枚羽林孤兒巴俞擢歌者六十九

爲六列鐸司馬八人執鐸先大鴻臚設九
賔隨立陵南羨門道東北面諸侯王公特
進道西北面東上中二千石二千石列侯
宜九賔東北面西上皇帝白布幕素裏夾
羨道東西向如禮容車幄坐羨道西南向
車當坐南向中黄門尚衣奉衣就幄坐車
少前太祝進醴獻如禮司徒跪曰大駕請
舍太史令自車南北面讀哀策掌故在後
已哀哭太常跪曰哭大鴻臚傳哭如儀司

徒跪曰請就下位東園武士奉下車司徒跪曰請就下房都導東園武士奉車入房司徒太史令奉謚哀策晉時有人嵩高山下得竹簡一枚上有兩行科斗書之臺中外傳以相示莫有知者司空張華以問博士東晳晳曰此明帝顯節陵中策也檢校果然是知策用此書也東園武士執事下明器禮記曰明器神明之也孔子謂爲明器知喪道矣備物而不可用也鄭玄注既夕曰陳明器以西行南端為上筲八盛容三升鄭玄注既夕曰筲畚種類也其容蓋與簋同黍一稷一麥一粱一稻一麻一菽一小豆一甕三容三升醯一醢一屑一鄭玄注既夕曰屑薑桂之屑黍飴載以

木桁覆以䟽布甒二容三升醴一酒一載以木桁覆以功布瓦鐙一彤矢四軒輖中亦短衛彤矢四骨短衛既夕曰翭矢一乘骨鏃短衛鄭玄曰翭猶候也候物而射之矢也四矢曰乘骨鏃短衛亦示不用也生時翭矢金鏃凡為矢五分笴長而羽其一通俗文曰細毛翭也彤弓一卮八牟八鄭玄注既夕曰牟盛湯漿豆八籩八彤方酒壺八槃匜一具鄭玄注既夕曰槃匜盥器也杖几各一蓋一鍾十六無虡鎛四無虡爾雅曰大鍾謂之鏞郭璞注曰書曰笙鏞以間亦名鎛磬十六無虡禮記曰有鍾磬而無簨虡鄭玄曰不懸之也壎一簫四笙一箎一柷一敔

瑟六琴一竽一筑一坎侯一禮記曰琴瑟張而不平竽笙備而不和干戈各一笮一甲一冑一既夕謂之役器鄭玄曰笮矢箙輓車九乘芻靈三十六匹鄭玄注禮記曰芻靈束茅爲人馬謂之芻靈神之類瓦竈二瓦釜二瓦甑一瓦鼎十二容五升匏勺一容一升瓦案九瓦大杯十六容三升瓦小杯二十容二升瓦飯槃十瓦酒樽二容五斗匏勺二容一升祭服衣送皆畢東園匠曰可哭在房中者皆哭太常大鴻臚請哭止如儀司徒曰百官事畢臣

請罷從入房者皆再拜出就位太常導皇帝就贈位司徒跪曰請進贈侍中奉持鴻洞贈玉珪長尺四寸薦以紫巾廣袤各三寸緹裹赤纁周緣贈幣玄三纁二各長尺二寸廣充幅皇帝進跪臨羨道房戶西向手下贈投鴻洞中三東園匠奉封入藏房中太常跪曰皇帝敬再拜請哭大鴻臚傳哭如儀太常跪曰贈事畢皇帝促就位續漢書曰明帝崩司徒鮑昱典喪事葬日三公入安梓宮還至羨道半逢上欲下昱前叩頭言禮天子鴻洞以贈所

以重郊廟也陛下柰何冒危險不以義割哀上即還容根車游載容衣司徒至便殿並輦騎皆從容車玉帳下司徒跪曰請就幄導登尚衣奉衣以次奉器衣物藏於便殿太祝進醴獻凡下用漏十刻禮畢司空將校復土皇帝皇后以下皆去麤服服大紅還宮反廬立主如禮桑木主尺二寸不書謚虞禮畢祔於廟如禮漢舊儀曰高帝崩三日小斂室中牖下作栗木主長八寸前方後圓圍一尺置墉中望外內張緜絮以郭外以皓木大如指長三尺四枚纏以皓皮四方置墉中主居其中央七日大斂棺以黍飯羊舌祭之墉中已葬收主為木

函藏廟太室中西牆壁埳中望內外不出室堂之上坐為五時衣冠履几杖竹籠為俑人無頭坐起如生時皇后主長七寸圍九寸在皇帝主右旁高皇帝主長九寸上林給栗木長安祠廟作神主東園祕器作梓棺素木長丈三尺崇廣四尺先大駕日游冠衣于諸宮諸殿羣臣皆吉服從會如儀皇帝近臣喪服如禮醳大紅服小紅十一升都布練冠醳小紅服纖醳纖服留黃冠常冠近臣及二千石以下皆服留黃冠百官衣皁每變服從哭詣陵會如儀祭以特牲不進毛血首司徒光祿勳備三爵如禮古今注具載帝陵丈尺頃畝今附之

後焉
光武原陵山方三百二十三步高六丈六尺垣四出
司馬門寢殿鍾虡皆在周垣內隄封田十二頃五十
七畝八十五步帝王世記曰在臨平亭之南西望平
陰東南去雒陽十五里　明帝顯節陵山方三百步
高八丈無周垣爲行馬四出司馬門石殿鍾虡在行
馬內寢殿園省在東園寺吏舍在殿北隄封田七十
四頃五畝帝王世記曰故富壽亭也西北去雒陽三
十七里　章帝敬陵山方三百步高六丈二尺無周
垣爲行馬四出司馬門石殿鍾虡在行馬內寢殿園
省在東園寺吏舍在殿北隄封田二十五頃五十五
畝帝王世記曰在雒陽東南去雒陽三十九里　和
帝慎陵山方三百八十步高十丈無周垣爲行馬四
出司馬門石殿鍾虡在行馬內寢殿園省在東園寺
吏舍在殿北隄封田三十一頃二十畝二百步帝王
世記曰在雒陽東南去雒陽四十一里　殤帝康陵
山周二百八步高五丈五尺行馬四出司馬門寢殿
鍾虡在行馬中因寢殿爲廟園吏寺舍在殿北隄封

田十三頃十九畝二百五十步帝王世記曰高五丈四尺去雒陽四十八里　安帝恭陵山周二百六十步高十五丈無周垣爲行馬四出司馬門石殿鍾虡在行馬內寢殿園吏舍有殿北隄封田一十四頃五十六畝　帝王世記曰高十一丈在雒陽西北去雒陽十五里　順帝憲陵山方三百步高八丈四尺無周垣爲行馬四出司馬門石殿鍾虡在司馬門內寢殿園省寺吏舍在殿東隄封田十八頃十九畝三十步帝王世記曰在雒陽西北去雒陽十五里　沖帝懷陵山方百八十三步高四丈六尺爲寢殿行馬四出門園寺吏舍在殿東隄封田五頃八十畝　帝王世記曰西北去雒陽十五里　質帝靜陵山方百三十六步高五丈五尺爲行馬四出寢殿鍾虡在行馬中園寺吏舍在殿北隄封田十二頃五十四畝因寢爲廟帝王世記曰在雒陽東去雒陽三十二里　桓帝宣陵帝王世記曰山方三百步高十二丈在雒陽東南去雒陽三十里　靈帝文陵帝王世記曰山方三百步高十二丈在雒陽西北去雒陽二十里　獻帝禪

陵帝王世記曰不起墳深五丈前堂方一丈八尺後堂方一丈五尺角廣六尺在河內山陽之濁城西北去濁城直行十一里斜行七里去懷陵百一十里去山陽五十里南去雒陽三百一十里蔡質漢儀曰十二陵令見河南尹無敬也　魏文帝終制略曰漢文帝之不發霸陵無求也光武之掘原陵封樹也霸陵之完功在釋之原陵之掘罪在明帝是釋之忠以利君明帝愛以害親也忠臣孝子宜思釋之之言察明帝之戒存於所以安君定親使魂靈萬載無危斯則賢聖之忠孝矣自古及今未有不亡之國亦無不掘之墓也喪亂以來漢氏諸陵無不發掘至乃燒取玉柙金縷骸骨并盡是焚如之刑也豈不重痛哉禍由乎厚葬封樹桑霍爲我戒不亦明乎臣昭案董卓傳卓使呂布發諸帝陵及公卿以下冢墓收其珍寶卓別傳曰發成帝陵解金縷探含璣焉呂氏春秋略曰審知生聖人之要也審知死聖人之極也知生者不以物害生知死者不以物害死凡生於天地之間其必有死孝子之重其親者若親之愛其子不棄於溝

壑故有葬送之義葬者藏也以生人心爲之慮則莫
如無動無動莫如無利葬淺則狐貍掘之深則及水
泉故必高陵之上以避二害然而忘姦寇之變豈不
惑哉民之於利也犯白刃涉危難以求之忍親戚欺
知交以求之今無此危無此醜而爲利甚厚固難禁
也國彌大家彌富其葬彌厚珠玉金銅不可勝計姦
人聞之轉以相告雖有嚴刑重罪不能止也且死者
彌久生者彌疏彌疏則守之彌怠藏器如故而守之
有怠其勢固必掘矣世至爲丘隴其高若山陵樹之
若林藪或設闕庭都邑以此示富則可矣以此爲死
者則惑矣大凡死者其視萬世猶一瞚也人之壽久
者不過百中者六十以百與六十爲無窮者慮其情
固不相當矣必以無窮爲慮然後爲可今有銘其墓
曰此中有金寶甚厚不可掘也必爲世笑矣而爲之
闕庭以自表此何異彼哉自古及今未有不亡之國
也無不亡之國是無不掘之墓以耳目之所聞見則
齊荊燕嘗亡矣宋中山巳亡矣趙韓魏皆失其故國
矣自此以上亡國不可勝數故其大墓無不掘也而

猶皆爭爲之豈不悲哉今夫君之不令民父之不教子兄之不悌弟皆鄉邑之所遺而憚耕耒之勞者也仍不事耕農而好鮮衣後食智巧窮匱則合黨連衆而謀名丘大墓上曾不能禁也此有葬自表之禍也昔堯葬穀林通樹之舜葬紀市不變肆禹葬會稽不變人徒非愛其費以爲死者也先王之所惡惡死者之辱以爲儉則不發不發則不辱故必以儉而合乎山原也宋未亡而東冢掘齊未亡而莊公掘國存而力若此又況滅名之後乎此愛而厚葬之故也欲愛而反害之欲安而反危之忠臣孝子亦不可以厚葬矣昔季孫以璵璠斂孔子歷級而止之爲無窮慮也

太皇太后皇太后崩司空以特牲告謚于祖廟如儀長樂太僕少府大長秋典喪事三公奉制度他皆如禮儀丁孚漢儀曰永平七年陰太后崩晏

駕詔曰柩將發於殿羣臣百官陪位黃門鼓吹三通鳴鍾鼓天子舉哀女侍史官三百人皆著素參以白素引棺挽歌下殿就車黃門官者引以出宮省太后䡊車鸞路青羽蓋駟馬龍旂九旒前有方相鳳皇車大將軍妻參乘太僕妻御悉道公卿百官如天子郊鹵簿儀後和熹鄧后葬案以爲儀自此皆降損於前事也

合葬羨道開通皇帝謁便房太常導至羨道去杖中常侍受至柩前謁伏哭止如儀辭太常導出中常侍授杖升車歸宮已下反虞立主如禮諸郊廟祭服皆下便房五時朝服各一襲在陵寢其餘及宴服皆封以篋笥藏宮殿後閤室

諸侯王列侯始封貴人公主薨皆令贈印璽玉柙銀縷大貴人長公主銅縷諸侯王貴人公主公將軍特進皆賜器官中二十四物使者治喪穿作柏椁百官會送如故車諸侯王公主貴人皆樟棺洞朱雲氣畫公特進樟棺黑漆中二千石以下坎侯漆丁孚漢儀曰孝靈帝葬馬貴人贈步摇赤紱葬青羽蓋駟馬柩下殿女侍史二百人著素衣挽歌引木下就車黃門官者引出宮門朝臣中二千石將軍使者弔祭郡國二千石六百石以至黃綬皆賜常車

驛牛贈祭宜自佐史以上達大斂皆以朝服君臨弔若遣使者主人免絰去杖望馬首如禮免絰去杖不敢以戚凶服當尊者

前書賈山上書曰古之賢君於臣也尊其爵祿而親之疾則臨視之無數死則往弔哭之臨其小斂大斂已棺塗而後爲之服錫衰絰而三臨其喪未斂而不飲酒食肉未葬不舉樂當可謂盡禮矣服法服端容貌正顏色然後見之故臣下莫敢不竭力盡死以報其上功德立於世而令問不忘也晉起居注曰太尉賈充薨皇太子妃之父又太保也有司奏依漢元明二帝親臨師保故事皇太子素服爲發哀又臨其喪

自王主貴人以下至佐史送車騎導從吏卒各如其官府載飾以蓋龍首魚尾華布

轓纁上周交絡前後雲氣畫帷裳中二千石以上有轓左龍右虎朱鳥玄武公侯以上加倚鹿伏熊千石以下轓布蓋轓魚龍首尾而已二百石黃綬以下至于處士皆以篳席爲轓蓋其正妃夫人妻皆如之諸侯王傅相中尉內史典喪事大鴻臚奏諡天子使者贈璧帛載日命謚如禮下陵羣臣醳麤服如儀主人如禮

贊曰大禮雖簡鴻儀則容天尊地卑君莊

臣恭質文通變京敬交從元序斯立家邦
廼隆

後漢書志第六

後漢書志第七　祭祀上

劉昭　注補

光武即位告天　郊

封禪

祭祀之道自生民以來則有之矣豺獺知祭祀而況人乎故人知之至於念想猶豺獺之自然也顧古質略而後文飾耳自古以來王公所爲群祀至於王莽漢書郊祀志既著矣故今但列自中興以來所修用

者以爲祭祀志 謝沈書曰蔡邕引中興以來所修者爲祭祀志即邕之意也

建武元年光武即位于鄗爲壇營於鄗之陽 春秋保乾圖曰建天子於鄗之陽名曰行皇 祭告天地采用元始中郊祭故事六宗群神皆從未以祖配天地共犢餘牲尚約 黃圖載元始儀最悉曰元始四年宰衡莽奏曰帝王之義莫大承天承天之序莫重於郊祀祭天於南就陽位祠地於北主陰義圓丘象天方澤則地圓方因體南北從位燔燎升氣瘞埋就類牲欲繭栗味尚清玄器成匏勺貴誠因質天地神所統故類乎上帝禋于六宗望秩山川班於羣神皇天后土隨王所在而事祐焉甘泉太陰河東少陽咸失厥位不合禮制聖王之制必上當天心下合地意中考人事故曰愷悌君子求福不回回而求福厥路不通正月泰卦乾坤

合體天地交通萬物聚出其律太蔟天子親郊天地先祖配天先妣配地陰陽之別以日冬至祀天夏至祀后土君不省方而使有司六宗日月星山川海星則北辰川即河山岱宗三光衆明山阜百川衆流渟汙阜澤以類相屬各數秩望相序於是定郊祀祀長安南北郊罷甘泉河東祀

上帝壇圜八觚徑五丈高九尺茅營去壇十步竹宮徑三百步土營徑五百步神靈壇各於其方面三丈去茅營二十步廣坐十五步合祀神靈以璧琮用辟神道以通廣各三十步竹宮內道廣三丈有闕各九十一步壇方三丈拜位壇亦如之

爲周道郊營之外廣九步營六甘泉北辰于南門之外日月海東門之外河北門之外岱宗西門之外

爲周道前望之外廣九步列望遂乃近前望道外徑六十二步壇方二丈五尺高三尺五寸

爲周道列望之外徑九步卿望亞列望外徑四十步壇廣三丈高二尺

爲周道卿望之外徑九步大夫望亞卿望道外徑二十步壇廣一丈五尺高一尺五寸

爲周道大夫望之外徑九步

士望亞大夫望道外徑十五步壇廣一丈高一尺
爲周道士望之外徑九步庶望亞士望道外徑九步
壇廣五尺高五寸　爲周道庶望之外徑九步凡
天宗上帝宮壇營徑三里周九里營三重通八方
后土壇方五丈六尺茅營去壇十步外土營方二百
步限之其五零壇土茅營如上帝五神去營步數神
道四通廣各十步宮內道廣各二丈有闕　爲周
道后土宮外徑九步營岱宗西門之外河北門之外
海東門之外徑各六十步壇方二丈高二尺　爲
周道前望之外徑六步列望亞前望道外三十六步
壇廣一丈五尺高一尺五寸　爲周道列望之外
徑六步卿望亞列望道外徑三十五步壇廣丈高一
尺　爲周道卿望之外徑六步大夫望亞卿望道
之外徑十九步壇廣八尺高八寸　爲周道大夫
望之外徑九步士望亞大夫望道外徑十二步壇廣
六尺高六寸　爲周道士望之外徑六步凡地宗
后土宮壇營方二里周八里營再重道四通常以歲
之孟春正月上辛若丁親郊祭天南郊以地配望秩

山川徧于羣神天地位皆南鄉同席地差在東共牢
而食太祖高皇帝高后配于壇上西鄉后在北亦同
席共牢而食日冬至使有司奉祭天神于南郊高皇
帝配而望羣陽夏至使有司奉祭地祇于北郊高皇
后配而望羣陰天地用牲二燔燎瘞埋用牲一先祖
先妣用牲一天以牲左地以牲右皆用黍稷及樂

其文曰皇天上帝后土神祇睠顧降命屬
秀黎元爲民父母秀不敢當羣下百僚不
謀同辭咸曰王莽簒弒竊位秀發憤興義
兵破王邑百萬衆於昆陽誅王郎銅馬赤
眉青犢賊平定天下海內蒙恩上當天心
下爲元元所歸讖記曰劉秀發兵捕不道

卯金修德爲天子秀猶固辭至于再至于
三羣下曰皇天大命不可稽留敢不欽承
二年正月初制郊兆於雒陽城南七里依
鄗采元始中故事爲圓壇八陛中又爲重
壇天地位其上皆南鄉西上其外壇上爲
五帝位青帝位在甲寅之地赤帝位在丙
巳之地黃帝位在丁未之地白帝位在庚
申之地黑帝位在壬亥之地其外爲壝重
營皆紫以像紫宮有四通道以爲門日月

在中營內南道日在東月在西北斗在北道之西皆別位不在群神列中八陛陛五十八醊合四百六十四醊五帝陛郭帝七十二醊合三百六十醊中營四門門五十四神合二百一十六神外營四門門百八神合四百三十二神皆背營內鄉中營四門門封神四外營四門門封神四合三十二神凡千五百一十四神營即壝也封封土築也背中營神五星也及中宮宿五官

神及五嶽之屬也皆外營神二十八宿外宮星雷公先農風伯雨師四海四瀆名山大川之屬也至七年五月詔三公曰漢當郊堯其與卿大夫博士議時侍御史杜林上疏以爲漢起不因緣堯與殷周異宜而舊制以高帝配方軍師在外且可如元年郊祀故事上從之語在林傳東觀書載杜林上疏悉於本傳

曰臣聞營河雒以爲民刻肌膚以爲刑封疆畫界以建諸侯井田什一以供國用三代之所同及至漢興因時宜趨世務省煩苛取實事不苟貪高亢之論是以去土中之京師就關內之遠都除肉刑之重律用

髡紺之輕法郡縣不置世祿之家農人三十而稅一政畢易行禮簡易從民無愚智思仰漢德樂承漢祀基業特起不因緣堯堯遠於漢民不曉信言提其耳終不悅諭后稷近於周民戶知之世據以興基由其祚本與漢異郊祀高帝誠從民望得萬國之歡心天下福應莫大於此民奉種祀且猶世主不失先俗羣臣僉薦鯀考績不成九載乃殛宗廟至重衆心難違不可卒改詩云不愆不忘率由舊章明當尊用祖宗之故文章也宜如舊制以解天下之惑合於易之所謂先天而天不違後天而奉天時義方軍師在外祭可且如元年郊祭故事

隴蜀平後乃增廣郊祀高帝配食位在中壇上西面北上漢舊儀曰祭天祭紫壇幄帷高皇帝祭天居堂下西向紺帷帳紺席鉤命決曰自外至者无主不止自內出者无匹不行天地高帝黃帝各用犢一頭青帝赤帝共用犢一

頭白帝黑帝共用犢一頭凡用犢六頭漢舊儀曰祭天養牛五歲至三千斤案禮記曰天地之牛角繭栗而此去五歲本志用犢是也日月北斗共用牛一頭四營群神共用牛四頭凡用牛五頭凡樂奏青陽朱明西皓玄冥及雲翹育命舞中營四門門用席十八枚外營四門門用席三十六枚凡用席二百一十六枚皆莞簟率一席三神日月北斗無陛郭醊旣送神燎俎實於壇南巳地周禮凡以神仕者掌三辰之法以猶鬼神祇之居辨其名物鄭玄曰猶圖也居謂坐也天者羣神之精日月星

辰其著位也以此圖天神人鬼地祇之坐者謂布祭衆寡與其居句孝經説郊祀之禮曰燔燎掃地祭牲繭栗或象天酒旗坐星廚倉具黍稷布席極敬心也言郊之布席象五帝坐禮祭宗廟序昭穆亦有似虛危則祭天圓丘象北極祭地方澤象后妃及社稷之席皆有明法焉

建武三十年二月群臣上言即位三十年宜封禪泰山服虔注漢書曰封者增天之高歸功於天張晏注云天高不可及於泰山上立封禪而祭之兾近神靈也項威注曰封泰山告太平升中和之氣於天祭土爲封謂負土於泰山爲壇而祭也禮記曰因名山升中于天盧植注曰封泰山告太平升中和之氣於天也東觀書載太尉趙憙上言曰自古帝王每世之隆未甞不封禪陛下聖德洋溢順天行誅撥亂中興作民父母修復宗廟救萬姓命黎庶賴福海內清平功成治定羣司禮官咸以爲宜登封告成爲民報德百王所同當仁不譲宜登

封岱宗正三雍之禮以明靈契望秩群神以承天心也詔書曰即位三十年百姓怨氣滿腹吾誰欺欺天乎曾謂泰山不如林放何事汙七十二代之編錄莊子曰易姓而王封於泰山禪於梁父者七十有二代其有形兆垠堮勒石凡千八百餘處許慎說文序曰蒼頡之初作書蓋依類象形故謂之文其有形聲相益即謂之字字者言孳乳而滋多也著於竹帛謂之書書者如也以迄五帝三王之世改易殊體封於泰山者七十有二代靡有同焉桓公欲封管仲非之若郡縣遠遣吏上壽盛稱虛美必髡兼令屯田從此羣臣不敢復言三月上幸魯漢祀令曰天子行有所之出河沈用白馬珪璧各一衣以繒緹五尺祠用脯二束酒

六升臨一升涉渭灞涇雒佗名水如此者沈珪璧各一律在所給祠具及行沈祠佗川水先驅投石少府給珪璧不滿百里者不沈過泰山告太守以上過故承詔祭山及梁父時虎賁中郎將梁松等議記曰齊將有事泰山先有事配林蓋諸侯之禮也河嶽視公侯王者祭焉宜無即事之漸不祭配林盧植注曰配林小山林麓配泰山者也謂諸侯不郊天泰山巡省所考五嶽之宗故有事將祀之先即其漸天子則否矣泰山廟在博縣風俗通曰博縣十月祀岱宗名曰合凍十二月涸凍正月解凍太守絜齋親自執事作脯廣一尺長五寸既祀訖取泰山君夫人坐前脯三十朐太守拜章縣次驛馬傳送雒陽

三十二年正月上齋夜讀河圖會昌符曰赤劉之九會命岱宗不愼克用何益於承誠善用之姦僞不萌感此文乃詔松等復案索河雒讖文言九世封禪事者松等列奏乃許焉東觀書曰羣臣奏言登封告成爲民報德百王所同陛下輒拒絕不許臣下不敢頌功述德業河雒讖書赤漢九世當巡封泰山凡三十六事傳奏左帷陛下遂以仲月令辰遵岱嶽之正禮奉圖雒之明文以和靈瑞以爲兆民上曰至泰山乃復議國家德薄災異仍至圖讖蓋如此初孝武帝欲求神仙以扶方者言黃帝由封禪而後僊於是欲封禪封禪不常時人莫

知元封元年上以方士言作封禪器以示羣儒多言不合古於是罷諸儒不用三月上東上泰山郭璞注山海經曰泰山從山下至頭四十八里二百步乃上石立之泰山顛風俗通曰石高二丈一尺刻之曰事天以禮立身以義事父以孝成民以仁四海之內莫不爲郡縣四夷八蠻咸來貢職與天无極人民蕃息天祿永得遂東巡海上求僊人無所見而還四月封泰山風俗通曰封廣丈二尺高九尺下有玉牒書也恐所施用非是乃祕其事語在漢書郊祀志東觀書曰上至泰山有司復奏河雒圖記表章赤漢九世尤著明者前後凡三十六事與博士充等議以爲殷統未絕黎庶繼命高宗久勞猶爲中興武王因

父受命之列據三代郊天因孔子甚美其功後世謂之聖王漢統中絕王莽盜位一民莫非其臣尺土靡不其有宗廟不祀十有八年陛下無十室之資奮振於匹夫除殘去賊興復祖宗集就天下海內治平夷狄慕義功德盛於高宗宣王宜封禪為百姓祈福請親定刻石紀號文太常奏儀制詔曰許昔小白欲封夷吾難之季氏欲旅仲尼非焉蓋齊諸侯季氏大夫皆無事於泰山今予末小子巡祭封禪德薄而任重一則以喜一則以懼喜於得承鴻業帝堯善及子孫之餘賞蓋應圖籙當得是當懼於過差執德不弘信道不篤為議者所誘進後世知吾罪深矣

上許梁松等奏乃求元封時封禪故事議封禪所施用有司奏當用方石再累置壇中皆方五尺厚一尺用玉牒書藏方石牒厚五寸長尺三寸廣五

寸有玉檢又用石檢十枚列於石傍東西各三南北各二皆長三尺廣一尺厚七寸檢中刻三處深四寸方五寸有蓋檢用金縷五周以水銀和金以爲泥玉璽一方寸二分一枚方五寸方石四角又有距石皆再累枚長一丈厚一尺廣二尺皆在圓壇上其下用距石十八枚皆高三尺厚一尺廣二尺如小碑環壇立之去壇三步距石下皆有石跗入地四尺又用石碑高九尺

廣三尺五寸厚尺二寸立壇丙地去壇三丈以上以刻書上以用石功難又欲及二月封故詔松欲因故封石空檢更加封而已欲及二月者虞書歲二月東巡狩至于岱宗柴范甯曰巡狩者巡行諸侯所守二月直卯故以東巡狩也祭山曰燔柴積柴加牲於其上而燔之也松上疏爭之以爲登封之禮告功皇天垂後無窮以爲萬民也承天之敬尤宜章明奉圖書之瑞尤宜顯著今因舊封竄寄玉牒故石下恐非重命之義受命中興宜當特異以明天意遂使泰山

郡及魯趣石工宜取完青石無必五色時以印工不能刻玉牒欲用丹漆書之會求得能刻玉者遂書書祕刻方石中命容玉牒二月上至奉高應劭漢官馬第伯封禪儀記曰車駕正月二十八日發雒陽宮二月九日到魯遣守謁者郭堅伯將徒五百人治泰山道十日魯遣宗室諸劉及孔氏瑕丘丁氏上壽受賜皆詣孔氏宅賜酒肉十一日發十二日宿奉高是日遣虎賁郎將先上山三案行還益治道徒千人十五日始齋國家居太守府舍諸王居府中諸侯在縣庭中齋諸卿校尉將軍大夫黃門郎百官及宋公衛公褒成侯東方諸侯雒中小侯齋城外汶水上太尉太常齋山虞馬第伯自云某等七十人先之山虞觀祭山壇及故明堂宮郎官等郊肆處入其幕府觀治石石二枚狀博平圓九尺此壇土石也其一石

武帝時石也時用五車不能上也因置山下爲屋號五車石四維距石長丈二廣二尺厚尺半所四枚檢石長三尺廣六寸狀如封篋長檢十枚一紀號石高丈二尺廣三尺厚尺二寸名曰立石一枚刻文字紀功德是朝上山騎行往往道峻峭不騎步牽馬乍步乍騎且相半至中觀留馬去平地二十里南向極望無不覩仰望天關如從谷底仰觀抗峯其爲高也如視浮雲其峻也石壁窅窱如無道徑遥望其人端如行朽兀或爲白石或雪久之白者移過樹乃知是人也殊不可上四布僵臥石上有頃復蘇亦賴齎酒脯處處有泉水目輒爲之明復勉強相將行到天關自以已至也問道中人言尚十餘里其道旁山脅大者廣八九尺狹者五六尺仰視巖石松樹鬱鬱蒼蒼若在雲中俛視谿谷碌碌不可見丈尺遂至天門之下仰視天門窔遼如從穴中視天直上七里賴其羊腸逶迤名曰環道往往有絙索可得而登也兩從者扶挾前人相牽後人見前人履底前人見後人頂如畫重累人矣所謂磨胷掜石捫天之難也初上此道行

十餘步一休稍疲咽脣焦五六步一休牒牒據頓地
不避濕暗前有燥地目視而兩腳不隨早食上晡後
到大門郭使者得銅物銅物形狀如鍾又方柄有孔
莫能識也疑封禪具也得之者汝南召陵人姓陽名
通東上一里餘得木甲木甲者武帝時神也東北百
餘步得封所始皇立石及闕在南方漢武在其北二
十餘步得北垂圓臺高九尺方圓三丈所有兩陛人
不得從上從東陛上臺上有壇方一丈二尺所上有
方石四維有距石四面有闕鄉壇再拜謁人多置錢
物壇上亦不掃除國家上見之則詔書所謂酢梨酸
棗狼藉散錢處數百幣帛具道是武帝封禪至泰山
下未及上百官爲先上跪拜置梨棗錢于道以求福
即此也東山名曰日觀日觀者雞一鳴時見日始欲
出長三丈所秦觀者望見長安吳觀者望見會稽周
觀者望見齊西北有石室壇以南有玉盤中有玉龜
山南脅神泉飲之極清美利人日入下去行數環日
暮時頗雨不見其道一人居其前先知蹈
有人乃舉足隨之比至天門下夜人定矣 遣侍御

史與蘭臺令史將工先上山刻石文曰維建武三十有二年二月皇帝東巡狩至于岱宗柴風俗通曰岱者胎也宗者長也萬物之始陰陽之交觸石膚寸而合不崇朝而徧雨天下惟泰山乎故為五嶽之長耳望秩於山川孔安國書注曰九州名山大川五嶽四瀆之屬皆一時望祭之安國又曰喻以尊卑祭之也五嶽視三公四瀆視諸侯其餘小者或卿大夫伯子男班于羣神孔安國曰羣神謂丘陵墳衍古之聖賢皆祭之矣遂覲東后從臣太尉憙行司徒事特進高密侯禹等漢賓二王之後在位孔子之後褒成侯序在東后蕃王十二咸來助祭河圖赤

伏符曰劉秀發兵捕不道四夷雲集龍鬬
野四七之際火爲主河圖會昌符曰赤帝
九世巡省得中治平則封誠合帝道孔矩
則天文靈出地祇瑞興帝劉之九會命岱
宗誠善用之姦僞不萌赤漢德興九世會
昌巡岱皆當天地扶九崇經之常漢大興
之道在九世之王封于泰山刻石著紀禪
于梁父退省考五河圖合古篇曰帝劉之
秀九名之世帝行德封刻政河圖提劉子

曰九世之帝方明聖持衡拒九州平天下
子雒書甄曜度曰赤三德昌九世會修符
合帝際勉刻封孝經鉤命決曰予誰行赤
劉用帝三建孝九會修專茲竭行封岱青
河雒命后經讖所傳昔在帝堯聰明密微
讓與舜庶後裔握機王莽以舅后之家三
司鼎足冢宰之權勢依託周公霍光輔幼
歸政之義遂以篡叛僭號自立宗廟隳壞
社稷喪亡不得血食十有八年楊徐青三

州首亂兵革橫行延及荊州豪傑并兼百里屯聚往往僭號北夷作寇千里無煙無雞鳴狗吠之聲皇天睠顧皇帝以匹庶受命中興年二十八載興兵起是以中次誅討十有餘年罪人則斯得黎庶得居爾田安爾宅書同文車同軌人同倫舟輿所通人迹所至靡不貢職建明堂立辟雍起靈臺設庠序同律度量衡孔安國書注曰同陰律也度丈尺量斗斛衡斤兩也修五禮孔安國曰公侯伯子男朝聘之禮范甯云吉凶賓軍嘉也五玉范甯

曰五等諸侯之瑞珪璧也三帛孔安國曰諸侯世子執纁公之孤執玄附庸之君執黃范甯曰玄纁黃三孤所執二牲范甯曰羔鴈也卿執羔大夫執鴈一死雉也士所執贄范甯曰物謂上所執之以爲贄者也吏各修職復于舊典在位三
十有二年年六十二乾乾日昃不敢荒寧
涉危歷險親巡黎元恭肅神祇惠恤耆老
理庶遵古聰允明恕皇帝唯愼河圖雒書
正文是月辛卯柴登封泰山甲午禪于梁
陰以承靈瑞以爲兆民永兹一宇垂于後
昆百寮從臣郡守師尹咸蒙祉福永永無

極秦相李斯燔詩書樂崩禮壞建武元年已前文書散亡舊典不具不能明經文以章句細微相況八十一卷明者爲驗又其十卷皆不昭晳子貢欲去告朔之餼羊子曰賜也爾愛其羊我愛其禮後有聖人正失誤刻石記封禪儀曰車駕十九日之山虞國家居亭百官布野此日山上雲氣成宫闕百官並見之二十一日夕牲時白氣廣一丈東南極望致濃厚時天清和無雲瑞命篇岱嶽之瑞以日爲應也

二十二日辛卯晨燎祭天於泰山下南方羣神皆從用樂如南郊封禪儀曰晨祭也日高三丈所

燔燎燔燎煙正北也諸王王者後二公孔子後襃成君皆助祭位事也封禪儀曰百官各以次上郡儲輦三百爲貴臣諸公王侯卿大夫百官皆步上少用輦輦者干寶周禮注曰對轝曰輦事畢將升封或曰泰山雖已從食於柴祭今親升告功宜有禮祭於是使謁者以一特牲於常祠泰山處告祠泰山如親耕貙劉先祠先農先虞故事至食時御輦升山封禪儀曰國家御首輦人輓升山至中觀休須史復上日中後到山上更衣封禪儀曰須史羣臣畢就位早晡時即位于壇北面羣臣以次陳後西

上畢位升壇封禪儀曰國家臺上北面虎賁陛戟臺下尚書令奉玉牒檢皇帝以寸二分璽親封之訖太常命人發壇上石封禪儀曰騶騎三千餘人發壇上方石尚書令藏玉牒已復石覆訖尚書令以五寸印封石檢封禪儀曰以金爲繩以石三檢東方西方各三檢檢中石泥及壇土色赤白黑各依如其方色事畢皇帝再拜羣臣稱萬歲封禪儀曰稱萬歲音動山谷有氣屬天遥望不見山巔山巔人在氣中不知也命人立所刻石碑乃復道下封禪儀曰封畢有頃詔百官以次下國家隨後數百人維持行相逢推百官連延二十餘里道迫小深谿高岸數百丈步從匍匐邪上起近炬火止亦駱驛步從觸擊大石石聲正讙但讙石无相

應和者賜不能已口不能默夜半後到百官明旦乃訖其中老者氣劣不行正臥巖石下明日太醫令復遵問起居國家云昨上下山欲行迫前人欲休則後人所蹈道峻危險恐不能度國家不勞百官已下露卧水飲無一人蹉跌無一人疾病豈非天耶泰山率多暴雨如今上直下柴祭封登清晏温和明日上壽賜百官省事事畢發暮宿奉高三十里明日發至梁甫九十里夕牲

二十五日甲午禪祭地于梁陰以高后配山川羣神從如元始中北郊故事服虔曰禪廣土地項威曰除地爲墠後改墠曰禪神之矣封禪儀曰功效如彼天應如此羣臣上壽國家不聽四月己卯大赦天下以建武三十二年爲建武中元元年復博奉高嬴勿出元年租芻稾以吉日刻玉牒

書函藏金匱璽印封之乙酉使太尉行事以特告至高廟尚書虞典曰歸格于藝祖用特大尉奉匱以告高廟藏于廟室西壁石室高主室之下

袁宏曰夫天地者萬物之官府山川者雲雨之丘墟萬物生遂則官府之功大雲雨施潤則丘墟之德厚故化洽天下則功配於天地澤流一國則德合於山川是以王者經略必以天地爲本諸侯述職必以山川爲主體而象之取其陶育禮而告之歸其宗本書曰東巡狩至于岱宗柴傳曰郊祀后稷以祈農事夫巡狩觀化之常事祈農撫民之定業猶絜誠殷薦以告昊天況創制改物人神易聽者乎夫揖讓受終必有至德於天下征伐革命則有大功於萬物是故王者初基則有封禪之事蓋以其成功告於神明者也夫東方者萬物之所始山嶽者靈氣之所宅故求之物本必於其始取其所通必於所宅崇其壇場則謂

之封明其代興則謂之禪然則封禪者王者開務之大禮也德不周洽不得輒議斯事功不弘濟不得髣髴斯禮曠代一有其道至高故自黃帝堯舜至三代各一得封禪未有中修其禮者也雖繼職之君時有功德此蓋率復舊業增修其前政不得仰齊造國同符改物者也夫神道貞一其用不煩天地易簡其禮尚質故藉用白茅貴其誠素器用陶匏取其易從然封禪之禮簡易可也若夫白函玉牒非天地之性也

後漢書志第七

後漢書志第八　祭祀中

劉昭　注補

北郊　明堂　辟雍
靈臺　迎氣　增祀
六宗　老子

是年初營北郊明堂周禮考工記曰周人明堂度九尺之筵東西九筵南北七筵堂崇一筵五室凡室二筵鄭玄曰明堂者明政教之堂周度以筵亦王者相改周堂高九尺殷三尺則夏一尺矣相參之數也孝經援神契曰明堂上圓下方八窻四達布政之宮在國之陽晏子春秋曰明堂之制下之溫濕不能及也上之寒暑不能入也木工不鏤示民知節也呂氏春秋曰周明堂茅茨蒿

柱土階三等以見儉節也前志武帝欲治明堂奉高旁未明其制度濟南人公玉帶上黃帝時明堂圖圖中有一殿四面無壁以茅蓋通水水圜宮垣爲復道上有樓從西南入名曰崐崘以拜禮上帝於是作明堂汶上如帶圖新論曰天稱明故命曰明堂上圓法天下方法地八窻法八風四達法四時九室法九州十二坐法十二月三十六戶法三十六雨七十二牖法七十二風東京賦曰復廟重屋八達九房薛綜注曰八達謂室有八窻也堂後有九室所以異於周制也王隆漢官篇曰是古者清廟茅屋胡廣曰古之清廟以茅蓋屋所以示儉也今之明堂茅蓋之乃加瓦其上不忘古也

辟雍 白虎通曰辟雍所以行禮樂宣德化也辟者象璧圓以法天也雍者壅之以水象教化流行也辟之爲言積也積天下之道德雍之爲言壅也壅天下之儀則故謂辟雍也王制曰天子辟雍諸侯泮宮外圓者欲使觀者平均也又欲言外圓內方明德當圓行當方也

靈臺未用事 禮含文嘉曰禮天子靈臺所以

觀天人之際陰陽之會也揆星度之驗徵六氣之端應神明之變化覩日氣之所驗為萬物獲福於無方之原招太極之清泉以與稼穡之根倉廩實知禮節衣食足知榮辱天子得靈臺之則五車三柱明制可行不失其常水泉川流無滯寒暴暑之災陸澤山陵禾盡豐穰故東京賦曰左制辟雍右立靈臺薛綜注曰於之班教曰明堂大合樂射饗者辟雍司曆記候節氣者曰靈臺蔡邕明堂論曰明堂者天子太廟所以崇禮其祖以配上帝者也夏后氏曰世室殷人曰重屋周人曰明堂東曰青陽南曰明堂西曰總章北曰玄堂中曰太室易曰離也者明也南方之卦也聖人南面而聽天下嚮明而治人君之位莫正於此焉故雖有五名而主以明堂也其正中焉皆曰太廟謹承天隨時之令昭令德宗祀之禮明前功百辟之勞起尊老敬長之義顯教幼誨稚之學朝諸侯選造士於其中以制度生者乘其能而至死者論其功而祭故為大教之宮而四學具焉官司備焉譬如北辰居其所而衆星拱之萬象翼之教之所由生專受作之

所自來明一統也故言明堂事之大義之深也取其
宗祀之清貌則曰清廟取其正室之貌則曰太廟取
其尊崇矣則曰太室取其堂則曰明堂取其四門之
學則曰太學取其四面周水圜如壁則曰辟雍異名
而同事其實一也春秋因魯取宋之姦賂則顯之太
廟以明聖王建清廟明堂之義經曰取郜大鼎于宋
納于太廟傳曰非禮也君人者將昭德塞違故昭令
德以示子孫是以清廟茅屋昭其儉也夫德儉而有
度升降有數文物以紀之聲明以發之以臨照百官
百官於是戒懼而不敢易紀律所以大明教也以周
清廟論曰魯太廟皆明堂也魯禘祀周公於太廟明
堂猶周宗祀文王於清廟明堂也禮記檀弓曰王齋
禘於清廟明堂也孝經曰宗祀文王於明堂禮記明
堂位曰太廟天子曰明堂又曰成王幼弱周公踐天
子位以治天下朝諸侯於明堂制禮作樂頒度量而
天下大服成王以周公為有勳勞於天下命魯公世
曰禘祀周公於太廟以天子禮樂升歌清廟下管象
舞所以異魯於天下取周清廟之歌歌於魯太廟明

堂魯之廟猶周清廟也皆所以昭文王周公之德以
示子孫者也易傳太初篇曰天子旦入東學晝入南
學暮入西學在中央曰太學天子之所自學也禮記
保傅篇曰帝入東學上親而貴仁入西學上賢而貴
德入南學上齒而貴信入北學上貴而尊爵入太學
承師而問道與易傳同魏文侯孝經傳曰太學者中
學明堂之位也禮記古大明堂之禮曰膳夫是相禮
日中出南闈見九侯門子日側出西闈視五國之事
日闇出北闈視帝節猶爾雅曰宮中之門謂之闈王
居明堂之禮又別陰陽門南門稱門西門稱闈故周
官有門闈之學師氏教以三德守王門保氏教以六
藝守王闈然則師氏居東門南門保氏居西門北門
也知掌教國子與易傳保傅王居明堂之禮參相發
明為四學焉文王世子篇曰凡大合樂則遂養老天
子至乃命有司行事興秩節祭先師先聖焉始之養
也適東序釋奠於先老遂設三老位焉春夏學干戈
秋冬學羽籥皆於東序凡祭與養老乞言合語之禮
皆小樂正詔之於東序又曰大司成論說在東序然

則詔學皆在東序東序東之堂也學者詔焉故稱太
學仲夏之月令祀百辟卿士之有德於民者禮記太
學志曰禮士大夫學于聖人善人祭于明堂其無位
者祭於太學禮記昭穆篇曰祀先賢于西學所以教
諸侯之德也即所以顯行國禮之處也太學明堂之
東序也皆在明堂辟雍之內月令記曰明堂者所以
明天氣統萬物明堂上通於天象日辰故下十二宮
象日辰也水環四周言王者動作法天地德廣及四
海方此水也名曰辟雍王制曰天子出征執有罪反
舍奠於學以訊馘告樂記曰武王伐殷為俘馘于京
太室詩魯頌云矯矯虎臣在泮獻馘京鎬京也太室
辟雍之中明堂太室也與諸侯泮宮俱獻馘焉即王
制所謂以訊馘告者也禮記曰祀乎明堂所以教諸
侯之孝也孝經曰孝悌之至通於神明光于四海無
所不通詩云自西自東自南自北無思不服言行孝
者則曰明堂行悌者則曰太學故孝經合以為一義
而稱鎬京之詩以明之凡此皆明堂太室辟雍太學
事通合之義也其制度數各有所法堂方百四十四

尺坤之策也屋圓屋徑二百一十六尺乾之策也太廟明堂方三十六丈通天屋徑九丈陰陽九六之變且圓蓋方載六九之道也八闥以象八卦九室以象九州十二宮以應辰三十六戶七十二牖以四戶九牖乘九室之數也戶皆外設而不閉示天下不藏也通天屋高八十一尺黃鍾九九之實也二十八柱列於四方亦七宿之象也堂高三丈亦應三統四鄉五色者象其行外廣二十四丈應一歲二十四氣四周以水象四海王者之大禮也

遷呂太后于園上薄太后尊號曰高皇后當配地郊高廟語在光武紀

袁宏紀曰夫越人而臧否者非憎於彼也新戚而加譽者非優於此也處情之地殊故公私之心異也聖人知其如此故明彼此之理開公私之塗則隱諱之義著而親尊之道長矣古之人以爲先君之體猶今君之體推近以知遠則先後義鈞也而況彰其大惡以爲貶黜者乎

北郊在雒陽

城北四里為方壇四陛（張璠記云城北六里袁山松書曰行夏之時殷祭之白犧牲尚黑耳）三十三年正月辛未郊別祀地祇位南面西上高皇后配西面北上皆在壇上地理羣神從食皆在壇下如元始中故事中嶽在未四嶽各在其方孟辰之地中營內海在東四瀆河西濟北淮東江南他山川各如其方皆在外營內四陛醊及中外營門封神如南郊地祇高后用犢各一頭五嶽共牛一頭海四瀆共牛一頭羣神

共二頭奏樂亦如南郊既送神瘞俎實于壇北明帝即位永平二年正月辛未初祀五帝於明堂光武帝配孝經云宗祀文王於明堂以配上帝故鄭玄曰上帝者天之別名神無二主故異其處避后稷也五帝坐位堂上各處其方黃帝在未皆如南郊之位光武帝位在青帝之南少退西面牲各一犢奏樂如南郊卒事遂升靈臺以望雲物杜預注傳曰雲物氣色災變也素察妖祥逆爲之備迎時氣五郊之兆自永平中以禮讖及月

令有五郊迎氣服色因采元始中故事兆五郊于雒陽四方中兆在未壇皆三尺階無等立春之日迎春于東郊祭青帝句芒月令章句曰東郊去邑八里因木數也車旗服飾皆青歌青陽八佾舞雲翹之舞及因賜文官太傅司徒以下縑各有差立夏之日迎夏于南郊祭赤帝祝融月令章句曰南郊七里因火數也車旗服飾皆赤歌朱明八佾舞雲翹之舞先立秋十八日迎黃靈于中兆祭黃帝后土月令章句曰去邑五里因土數

也車旗服飾皆黄歌朱明八佾舞雲翹育命之舞魏氏繆襲議曰漢有雲翹育命之舞不知所出舊以祀天今可兼以雲翹祀圓丘兼以育命祀方澤立秋之日迎秋于西郊祭白帝蓐收月令章句曰西郊九里因金數也車旗服飾皆白歌西皓八佾舞育命之舞使謁者以一特牲先祭先虞于壇有事天子入圃射牲以祭宗廟名曰貙劉語在禮儀志立冬之日迎冬于北郊祭黑帝玄冥月令章句曰北郊六里因水數也車旗服飾皆黑歌玄冥八佾舞育命之舞

獻帝起居注曰建安八年公卿迎氣北郊始復用八佾

皇覽曰迎禮春夏秋冬之樂又見天道是故距冬至日四十六日則天子迎春於東堂距邦八里堂高八尺堂階三等青税八乘旗旄尚青田車載矛號曰助天生唱之以角舞舞之以羽翟此迎春之樂也自春分數四十六日則天子迎夏於南堂距邦七里堂高七尺堂階二等赤税十乘旗旄尚赤田車載戟號曰助天養唱之以徵舞之以鼓鞉此迎夏之樂也自夏至數四十六日則天子迎秋於西堂距邦九里堂高九尺堂階九等白税九乘旗旄尚白田車載兵號曰助天收唱之以商舞之以干戚此迎秋之樂也自秋分數四十六日則天子迎冬於北堂距邦六里堂高六尺堂階六等黑税六乘旗旄尚黑田車載甲鐵鍪號曰助天誅唱之以羽舞之以干戈此迎冬之樂也

章帝即位元和二年正月詔曰山川百神應祀者未盡其議增修群祀宜享祀者 東觀

書詔曰經稱秩元祀咸秩無文祭法功施於民則祀之以死勤事則祀之以勞定國則祀之能禦大災則祀之日月星辰民所瞻仰也山林川谷丘陵民所取財用也非此族也不在祀典傳曰聖王先成民而致致力於神又曰山川之神則水旱癘疫之災於是乎禜之日月星辰之神則雪霜風雨之不時於是乎禜之孝文十二年令曰比年五穀不登欲有以增諸神之祀王制曰山川神祇有不舉者爲不敬今恐山川百神應典祀者尚未盡秩其議增修羣祀宜享祀者以祈豐年以致嘉福以蕃兆民詩不云乎懷柔百神及河喬嶽有年報功不私幸望豈嫌同辭其義一焉

二月上東巡狩將至泰山道使使者奉一太牢祠帝堯於濟陰成陽靈臺上至泰山修光武山南壇兆辛未柴祭天地羣神如故事壬申宗祀五帝

於孝武所作汶上明堂光武帝配如雒陽明堂祀癸酉更告祀高祖太宗世宗中宗世祖顯宗於明堂各一太牢卒事遂覲東后饗賜王侯羣臣因行郡國幸魯祠東海恭王及孔子七十二弟子漢晉春秋曰闕里者仲尼之故宅也在魯城中帝升廟西面群臣中庭北面皆再拜帝進爵而後坐東觀書曰祠禮畢命儒者論難四月還京都庚申告至祠高廟世祖各一特牛又爲靈臺十二門作詩各以其月祀而奏之和帝無所增改

安帝即位元初六年以尚書歐陽家說謂六宗者在天地四方之中為上下四方之宗以元始中故事謂六宗易六子之氣日月雷公風伯山澤者為非是三月庚辰初更立六宗祀於雒陽西北戌亥之地禮比太社也

月令孟冬祈于天宗盧植注曰天宗六宗之神李氏家書曰司空李郃侍祠南郊不見六宗祠奏曰案尚書肆類于上帝禋于六宗六宗者上不及天下不及地傍不及四方在六合之中助陰陽化成萬物漢初甘泉汾陰天地亦禋六宗孝成之時匡衡奏立南北郊祀復祠六宗及王莽謂六宗易六子也建武都雒陽制祀不道祭六宗由是廢不血食今宜復舊制度制曰下公卿議五官將行弘等

三十一人議可祭大鴻臚龐雄等二十四人議不可
當祭上從部議由是遂祭六宗六宗之義自伏生及
乎後代各有不同今並抄集以證其論云虞書曰肆
類于上帝禋于六宗望于山川伏生馬融曰萬物非
天不覆非地不載非春不生非夏不長非秋不收非
冬不藏禋于六宗此之謂也歐陽和伯夏侯建曰六
宗上不謂天下不謂地傍不謂四方在六者之間助
陰陽變化者也孔安國曰精意以享謂之禋宗尊也
所尊祭其祀有六埋少牢于太昭祭時也相近於坎
壇祭寒暑也王宮祭日也夜明祭月也幽禜祭星也
雩禜祭水旱也禋于六宗此之謂也孔叢曰宰我問
六宗於夫子夫子荅如安國之說臣昭以此解若果
是夫子所說則後儒無復紛然文秉案劉歆曰六宗
謂水火雷風山澤也賈逵曰六宗謂日宗月宗星宗
岱宗海宗河宗也鄭玄曰六宗星辰司中司命風伯
雨師也星五緯也辰謂日月所會十二次也司中司
命文昌第五第四星也風師箕也雨師畢也晉武帝
初司馬紹統表駮之曰臣以為帝在于類則禋者非

天山川屬望則海岱非宗宗猶包山則望何秩焉伏
與歆逵失其義也六合之間非制典所及六宗之數
非一位之名陰陽之説又非義也并五緯以爲一分
文昌以爲二箕畢既屬於辰風師雨師復特爲位亡
之失也安國案祭法爲宗而除其天地於上遺其四
方於下取其中以爲六宗四時寒暑日月衆星并水
旱所宗者八非但六也傳曰山川之神則水旱癘疫
之災於是乎禜之日月星辰之神則雪霜風雨之不
時於是乎禜之又曰龍見而雩如此禜者祀日月星
辰山川之名雩者周人四月祭天求雨之稱也雪霜
之災非夫禜之所禳雩祭之禮非正月之所祈周人
之後説有虞之典故於學者未盡喻也且類于上帝
即禮天也望于山川禜所及也案周禮之昊天上帝
日月星辰司中司命風師雨師社稷五祀五嶽山林
川澤四方百物又曰兆五帝於四郊四類四望亦如
之無六宗之兆祭法之祭天祭地祭時祭寒暑日月
星祭水旱祭四方及山林川谷丘陵能出雲爲風雨
見怪物皆是有天下者祭百神非此族也不在祀典

復無六宗之文明六宗所禋即祭法之所及周禮之所初即虞書之所宗不宜特復立六宗之祀也春官大宗伯之職掌玉作六器以禮天地四方以蒼璧禮天以黃琮禮地以青圭禮東方以赤璋禮南方以白琥禮西方以玄璜禮北方天宗日月星辰寒暑之屬也地宗社稷五祀之屬也四方之宗者四時五帝之屬也如此則羣神咸秩而無廢百禮徧修而不瀆於理爲通幽州秀才張髦又上疏曰禮於六宗禮祖考所尊者六也何以考之周禮及禮記王制天子將出類于上帝宜於社造于禰巡狩四方覲諸侯歸格於祖禰用特堯典亦曰肆類于上帝禋于六宗望于山川徧於羣神班瑞于羣后肆覲東后叶時月正日同律度量衡巡狩萬歲以周爾乃歸格于藝祖用特臣以尚書與禮王制同事一義符契相合禋于六宗正謂祀祖考宗廟也文祖之廟六宗即三昭三穆也若如十家之說既各異義上下違背且没乎祖之禮考之禮考之祀典尊卑失序若但類于上帝不禋祖禰而行去時不吉歸何以格以此推之較然可知也禮

記曰夫政必本於天殽以降命命降于社之謂殽地降於祖廟之謂仁義降於山川之謂興作降於五祀之謂制度又曰祭帝於郊所以定天位也祀社於國所以列地利也祭祖於廟所以本仁也山川所以儐鬼神也五祀所以本事也又曰禮行於郊而百神受職焉禮行於社而百貨可極焉禮行於祖廟而孝慈服焉禮行於五祀而正法則焉故自郊社祖廟五祀義之修而禮之藏也凡此皆孔子所以祖述堯舜紀三代之教著在祀典首尾相證皆先天地次祖宗而後山川羣神耳故禮祭法曰七代之所更變者禘郊宗祖明舜受終文祖之廟察璇璣考七政審已天命之定遂上郊廟當義合堯典則周公其人也郊祀后稷以配天宗祀文王於明堂以配上帝是以四海之內各以其職來祭者也居其位攝其事郊天地供羣神之禮巡狩天下而遺其祖宗恐非有虞之志也五嶽視三公四瀆視諸侯皆以案先儒之說而以水旱風雨先五嶽四瀆後祖考而次上帝錯於肆類而亂祀典臣以十一家皆非也太學博士吳商以爲禋之

言煙也三祭皆積柴而實牲體焉以升煙而報陽非祭宗廟之名也鄭所以不從諸儒之說者將欲據周禮禋祀皆天神也日月星辰司中司命風師雨師凡八而日月并從郊故其餘爲六宗也以書禋于六宗與周禮事相符故據以爲說也且文昌雖有大體而星名異其日不同故隨事祭之而言文昌七星不得偏祭其第四第五此爲周禮復不知文昌之體而又妄引以爲司中司命箕畢二星既不係於辰且同是隨事而祭之例又無嫌於所係者范甯注虞書曰考觀衆議各有說難鄭氏證據最詳是以附之案六宗衆議未知孰是虞喜別論云地有五色太社象之揔五爲一則成六六爲地數推校經句闕無地祭則祭地臣昭曰六宗紛紜衆釋互起竟無全通亦難偏折歷辨碩儒終未挺正康成見宗是多附焉盍各爾志宣尼所許顯其一說亦何傷乎竊以爲祭祀之敬莫大天地虞典首載彌久彌盛此宜學者各盡所求臣昭謂虞喜以祭地近得其實而分彼五色合五爲六又不通禋更成疑昧尋虞書所稱肆類于上帝是祭

天天不言天而曰上帝帝是天神之極舉帝則天神斯盡日月星辰從可知也禋於六宗是實祭地地不言地而曰六宗是地數之中舉中是以該數社稷等祀從可知也天稱神上地表數中仰觀俯察所以爲異宗者崇尊之稱斯亦盡敬之謂也禋也者埋祭之言也實瘞埋之異稱非周煙之祭也夫置字涉神必以今之示今之示即古之神所以社稷諸字莫不以神爲體虞書不同祀名斯隔周禮改煙音形兩異虞書改土正元祭義此焉非疑以爲可了豈六置宗更爲傍祭乎風俗通曰周禮以爲槱燎祀司命司命文昌上六星也槱者積薪燔柴也今民猶祠司命耳刻木長尺二寸爲人像行者署篋中居者别作小居齊地大尊重之汝南諸郡亦多有者皆祀以豬率以春秋之月

延光三年上東巡狩至泰山柴祭及祠汶上明堂如元和三年故事順帝即位修奉常祀

桓帝即位十八年好神僊事延熹八年初使中常侍之陳國苦縣祠老子九年親祠老子於濯龍文罽爲壇飾淳金釦器設華蓋之坐用郊天樂也

後漢書志第八

後漢書志第九　祭祀下

劉昭注補

宗廟　社稷　靈星

先農　迎春

光武帝建武二年正月立高廟于雒陽漢舊儀曰故孝武廟古今注曰於雒陽校官立之四時祫祀高帝爲太祖文帝爲太宗武帝爲世宗如舊餘帝四時春以正月夏以四月秋以七月冬以十月及臘一歲五祀三年正月立親廟雒陽祀

父南頓君以上至舂陵節侯時寇賊未夷方務征伐祀儀未設至十九年盜賊討除戎事差息於是五官中郎將張純與太僕朱浮奏議禮爲人子事大宗降其私親禮之設施不授之與自得之異意當除今親廟四孝宣皇帝以孫後祖爲父立廟於奉明曰皇考廟獨群臣侍祠願下有司議先帝四廟當代親廟者及皇考廟事下公卿博士議郎大司徒涉等議宜奉所代立平

帝哀帝成帝元帝廟代今親廟兄弟以下使有司祠宜爲南頓君立皇考廟祭上至舂陵節侯群臣奉祠時議有異不著上可涉等議詔曰以宗廟處所未定且祫祭高廟其成哀平且祠祭長安故高廟其南陽舂陵歲時各且因故園廟祭祀古今注曰建武十八年七月使中郎將耿遵治皇祖廟舊廬稻田園廟去太守治所遠者在所令長行太守事侍祠如淳曰宗廟在章陵南陽太守稱使者往祭不使侯王祭者諸侯不得祖天子凡臨祭宗廟皆爲侍祠惟孝宣帝有

功德其上尊號曰中宗於是雒陽高廟四
時加祭孝宣孝元凡五帝其西廟成哀平
三帝主四時祭於故高廟東廟京兆尹侍
祠冠衣車服如太常祠陵廟之禮南頓君
以上至節侯皆就園廟南頓君稱皇考廟
鉅鹿都尉稱皇祖考廟鬱林太守稱皇曾
祖考廟節侯稱皇高祖考廟在所郡縣侍
祠二十六年有詔問張純禘祫之禮不施
行幾年純奏禮三年一祫五年一禘毀廟

之主陳於太祖未毀廟之主皆升合食太祖五年再殷祭舊制三年一祫毀廟主合食高廟存廟主未嘗合元始五年始行禘禮父為昭南嚮子為穆北嚮父子不並坐而孫從王父（決疑要注曰凡昭穆父南面故曰昭昭明也子北面故曰穆穆順也始祖特於北其後以次夾始祖而南昭在西穆在東相對）禘之為言諦諦諟昭穆尊卑之義以夏四月陽氣在上陰氣在下故正尊卑之義祫以冬十月五穀成熟故骨肉合飲食祖宗廟未定且合祭今宜

以時定語在純傳上難復立廟遂以合祭高廟為常後以三年冬祫五年夏禘之時但就陳祭毀廟主而已謂之殷太祖東面惠文武元帝為昭景宣帝為穆惠景昭三帝非殷祭時不祭漢舊儀曰宗廟三年大祫祭子孫諸帝以昭穆坐於高廟諸隳廟神皆合食設左右坐高祖南面幄繡帳望堂上西北隅帳中坐長一丈廣六尺繡絪厚一尺著之以絮四百斤曲几黃金釦器高后右坐亦幄帳却六寸白銀釦器每牢中分之左辨上帝右辨上后俎餘委肉積於前數千斤名曰惟俎子為昭孫為穆昭西面曲屏風穆東面皆曲几如高祖饌陳其右各配其左坐如祖妣之法太常導皇帝入北門羣臣陪者皆舉手班辟抑首伏大鴻臚大行令九儐傳曰起復位

而皇帝上堂盥侍中以巾奉觶酒從帝進拜謁贊饗曰嗣曾孫皇帝敬再拜前上酒却行至昭穆之坐次上酒子爲昭孫爲穆各父子相對也畢却西面坐坐如乘輿坐贊饗奉高祖賜壽皇帝起再拜即席以太牢之左辨賜皇帝如祠其夜半入行禮平明上九卮畢群臣皆拜因賜胙皇帝出即更衣中詔罷當從者奉承丁孚漢儀有嗣聖御名帝祠恭懷皇后祝文曰孝曾孫皇帝志使有司臣太常撫夙興夜處小心畏忌不墮其身一不寧敢用絜牲一元大武柔毛剛鬣商祭明視薌萁嘉薦普淖鹹鹺豐本明粢醪用薦酎事于恭懷皇后尚饗嘏辭賜皇帝福恭懷皇后命工祝承致多福無疆于爾孝曾孫皇帝使爾受祿于天宜稼于田眉壽萬年介爾景福俾守爾民勿替引之太常再拜太牢左辨以致皇帝

光武皇帝崩明帝即位以光武帝撥亂中興更爲起廟尊號曰世祖廟蔡邕表志曰孝明立世祖廟以明再受命祖有功之義後

嗣遵儉不復改立皆藏主其中聖明所制一王之法也自執事之吏下至學士莫能知其所以兩廟之意誠宜具録本事建武乙未元和丙寅詔書下宗廟儀及齋令宜入郊祀志永爲典式東觀書曰永平三年八月丁卯公卿奏議世祖廟登歌八佾舞功名東平王蒼議以爲漢制舊典宗廟各奏其樂不皆相襲以明功德秦爲無道殘賊百姓高皇帝受命誅暴元元各得其所萬國咸熙作武德之舞孝文皇帝躬行節儉除誹謗去肉刑澤施四海孝景皇帝制昭德之舞孝武皇帝功德茂盛威震海外開地置郡傳之無窮孝宣皇帝制盛德之舞光武皇帝受命中興撥亂反正武暢方外震服百蠻戎狄奉貢宇内治平登封告成修建三雍肅穆典祀功德巍巍比隆前代以兵平亂武功盛大歌所以詠德舞所以象功世祖廟樂名宜曰大武之舞元命包曰緣天地之所雜樂爲之文典文王之時民樂其興師征伐而詩人稱有武功樞機鈐曰有帝漢出德洽作樂各與虞韶禹夏湯護周武無異不宜以名舞叶圖徵曰大樂必易詩傳曰頌

言成也一章成篇宜列德故登歌清廟一章也漢書曰百官頌所登御者一章十四句依書文始五行武德昭真修之舞節損益前後之宜六十四節爲舞曲副八佾之數十月烝祭始御用其文始五行之舞如故勿進武德舞歌詩曰於穆世廟肅雍顯清俊乂翼翼秉文之成越序上帝駿奔來寧建立三雍封禪泰山章明圖讖放唐之文休矣惟德罔射協同本支百世永保厥功詔書曰驃騎將軍議可進武德之舞如故

以元帝於光武爲穆故雖非宗不毀也後遂爲常明帝臨終遺詔遵儉無起寢廟藏主於世祖廟更衣孝章即位不敢違以更衣有小別上尊號曰顯宗廟閒祠於更衣四時合祭於世祖廟語在章紀東觀書曰章帝初即

位賜東平憲王蒼書曰朕夙夜伏思念先帝躬履九德對於八政勞謙克己終始之度比放三宗誠有其美今迫遺詔誠不起寢廟臣子悲結僉以爲雖於更衣猶宜有所宗之號以克配功德宗廟至重朕幼無知寤寐憂懼先帝每有著述典義之事未嘗不延問王以定厥中願王悉明處乃敢安之公卿議駁今皆并送及有可以持危扶顛宜勿隱思有所承公無困哉太尉憙等奏禮祖有功宗有德孝明皇帝功德茂盛宜上尊號曰顯宗四時祫食於世祖廟如孝文皇帝在高廟之禮奏武德文始五行之舞蒼上言昔者孝文廟樂曰昭德之舞孝武廟樂曰盛德之舞今皆祫食於高廟昭德盛德之舞不進與高廟同樂今孝明皇帝主在世祖廟當同樂盛德之樂無所施如自立廟當作舞樂者不當與世祖廟盛德之舞同名即不改作舞樂當進武德之舞臣愚戇鄙陋廟堂之論誠非所當聞所宜言陛下體純德之妙奮至謙之意猥歸美於載列之臣故不敢隱蔽愚情披露腹心誠知愚鄙之言不可以仰四門賓于之議伏惟陛下以

至德當成康之隆天下乂安刑措之時也百姓盛歌元首之德股肱貞良庶事寧康臣欽仰聖化嘉羡盛德危顛之備非所宜稱上復報曰有司奏上尊號曰顯宗藏主更衣不敢違詔祫食世祖廟樂皆如王議以正月十八日始祠仰見榱桷俯視几筵眇眇小子哀懼戰慄無所奉承愛而勞之所望於王也謝沈書曰上以公卿所奏明德皇后在世祖廟坐位駁議示蒼上言文武宣元祖祫食高廟皆以配先帝所制典法設張大雅曰昭哉來御慎其祖武又曰不愆不忘帥由舊章明德皇后宜配孝明皇帝於世祖廟同席而供饌

章帝臨崩遺詔無起寢廟廟如先帝故事和帝即位不敢違上尊號曰肅宗後帝承尊皆藏主于世祖廟積多無別是後顯宗但爲陵寢之號永元中和帝追尊其

母梁貴人曰恭懷皇后陵以竇后配食章
帝恭懷后別就陵寢祭之和帝崩上尊號
曰穆宗殤帝生三百餘日而崩鄧太后攝
政以尚嬰孫故不列于廟就陵寢祭之而
巳安帝以清河孝王子即位建光元年追
尊其祖母宋貴人曰敬隱后陵曰敬北陵
亦就陵寢祭太常領如西陵追尊父清河
孝王曰孝德皇母曰孝德后清河嗣王奉
祭而巳安帝以讒害大臣廢太子及崩無

上宗之奏後以自建武以來無毀者故遂常祭因以其陵號稱恭宗順帝即位追尊其母曰恭愍后陵曰恭北陵就陵寢祭如敬北陵順帝崩上尊號曰敬宗東觀書曰有司奏言孝順皇帝弘秉聖哲龍興統業稽乾則古欽奉鴻烈寬裕晏晏宣恩以極躬自菲薄以崇玄默遺詔貽約顧念萬國衣無製新玩好不飾塋陵損狹不起寢廟遵履前制敬勑慎終有始有卒孝經曰愛敬盡於事親而德教加於百姓詩云敬慎威儀惟民之則臣請上尊號曰敬宗廟天子世世獻奉藏主祫祭進武德之舞如祖宗故事露布奏可沖質帝皆小崩梁太后攝政以殤帝故事就陵寢祭凡祠廟訖三公分祭

之栢帝以河閒孝王孫蠡吾侯即位亦追尊祖考王國奉祀語在章和八王傳帝崩上尊號曰威宗無嗣靈帝以河閒孝王曾孫解犢侯即位亦追尊祖考語在章和八王傳靈帝時京都四時所祭高廟五主世祖廟七主少帝三陵追尊后三陵凡牲用十八太牢皆有副倅故高廟三主親毀之後亦但殷祭之歲奉祠決疑要注曰毀廟主藏廟外戶之外西牖之中有石函名曰宗祏函中有笥以盛主親盡則廟毀毀廟之主藏于始祖之廟一世爲祧祧猶四時祭之二

世爲壇三世爲墠四世爲鬼祫乃祭之有禱亦祭之祫於始祖之廟禱則迎主出陳於壇墠而祭之事訖還藏故室迎送皆蹕禮也靈帝崩獻帝即位初平中相國董卓左中郎將蔡邕等以和帝以下功德無殊而有過差不應爲宗及餘非宗者追尊三后皆奏毀之袁山松書載邕議曰漢承亡秦滅學之後宗廟之制不用周禮每帝即位世輒立一廟不止於七不列昭穆不定迭毀元皇帝時丞相匡衡御史大夫貢禹始建大議請依典禮孝文孝武孝宣皆以功德茂盛爲宗不毀孝宣尊崇孝武歷稱世宗中正大臣夏侯勝等猶執異議不應爲宗至孝成皇帝議猶不定太僕王舜中壘校尉劉歆據不可毀上從其議古人據正重順不敢私其君若此其至也後遭王莽之亂光武皇帝受命中興廟稱世祖孝明皇帝聖德聰明政參文宣

廟稱顯宗孝章皇帝至孝烝烝仁恩博大廟稱肅宗皆方前世得禮之宜自此以下政事多釁權移臣下嗣帝殷勤各欲褒崇至親而已臣下懦弱莫能執夏侯之直令聖朝尊古復禮以求厥中誠合禮議元帝世在第八光武世在第九故以元帝為考廟尊而奏之孝明遵述亦不敢毀孝和以下穆宗威宗之號皆省去五年而再殷合食于太祖以遵先典議遂施行四時所祭高廟一祖二宗及近帝四凡七帝古不墓祭漢諸陵皆有園寢承秦所爲也說者以爲古宗廟前制廟後制寢以象人之居前有朝後有寢也月令有先薦寢廟詩稱寢廟奕奕言相通也廟以藏主以四時祭寢有衣冠几

杖象生之具以薦新物秦始出寢起於墓
側漢因而弗改故陵上稱寢殿起居衣服
象生人之具古寢之意也建武以來關西
諸陵以轉久遠但四時特牲祠帝每幸長
安謁諸陵乃太牢祠自雒陽諸陵至靈帝
皆以晦望二十四氣伏臘及四時祠廟日
上飯太官送用物園令食監典省其親陵
所宮人隨鼓漏理被枕具盥水陳嚴具蔡邕表志曰宗廟迭毀議奏國家體班固録漢書及置韋賢傳末臣以問胡廣廣以爲實宜在郊祀志去中鬼

神仙道之語取賢傳宗廟事實其中旣合孝明旨又使祀事以類相從臣昭曰國史明乎得失者也至如孝武皇帝淫祀妄祭舉天下而從焉疲秏蒼生費散國畜後王深戒來世宜懲志之所取於焉斯允不先宗廟誠如廣論悉去仙道未或易罔也

建武二年立太社稷于雒陽在宗廟之右

馬融周禮注曰社稷在右宗廟在左或曰王者五社太社在中門之外惟松東社八里惟柏西社九里惟栗南社七里惟梓北社六里惟槐禮郊特牲曰社祭土而主陰氣也王肅注曰五行之主也能吐生百穀者也馬昭曰列爲五官直一行之名耳自不專主陰氣陰氣地可以爲之主曰五行之主也若社則爲五行之主何復言社稷五祀乎土自列於五祀社亦自復有祀不得同也昭又曰土地同也焉得有二書曰禹敷土又曰句龍能平九土九土九州之土地官是五行土官之名耳

方壇

白虎通曰春秋

文義天子社廣五丈諸侯半之其色東方青南方赤西方白北方黑上冒以黃土故將封東方諸侯取青土苴以白茅各取其面以為封社明土謹敬潔淨也祭社有樂乎禮記曰樂之施於金石越於聲音用於宗廟社稷獨斷曰天子太社封諸侯者取其土苞以白茅授之以立社其國故謂之受茅土漢興唯皇子封為王者得茅土其他功目以戶數租入為節不受茅土不立社也

無屋有牆門而已

禮記曰天子太社必受霜露風雨以達天地之氣也盧植曰謂無屋

二月八月及臘一歲三祠皆太牢具使有司祠

禮記曰地載萬物天垂象取財於地取法於天是以尊天而親地故教民美報焉家主中霤而國主社示本也盧植曰諸主祭以土地為本也中霤其神后上即句龍也既祀於社又祀中霤古今注曰建武二十一年二月乙酉徙立社稷上東門内漢舊儀使者監祠南向立不拜也

孝經援神契曰

社者土地之主也稷者五穀之長也月令章句曰稷秋夏熟熟歷四時備陰陽穀之貴者禮記及國語皆謂共工氏之子曰句龍爲后土官能平九土故祀以爲社烈山氏之子曰柱能植百穀疏自夏以上祀以爲稷至殷以柱久遠而堯時棄爲后稷亦植百穀故廢柱祀棄爲稷案前志立官社以夏爲配王莽奏立官稷后稷配也大司農鄭玄說古者官有大功則配食其神故句龍配食於社棄配食於稷白虎通曰王者所以有社稷何爲天下求福報功人非土不立非穀不食土地

廣博不可徧敬五穀衆多不可一一而祭故封土立社示有土也稷五穀之長故立稷而祭之也稷者得陰陽中和之氣而用又多故稷為長也歲再祭之何春求秋報也祭社稷以三牲重功也天子社稷皆太牢諸侯社稷皆少牢王者諸侯所以俱兩社何俱有土之君也故禮三正記曰王者二社為天下立社曰太社自為立社曰王社諸侯為百姓立社曰國社自為立社曰侯社太社為天下報功王社為京師報功也孔鼂云周祀一社一稷漢及魏初亦一社一稷至景初中既立帝社二社二社到于今是祀而後諸儒論之其又衆矣

郡縣置社稷太守令長侍祠牲用羊豕唯州所治有社無稷以其使官古者師行平有載社主不載稷也

自漢諸儒論句龍即是社主或云是配其議甚衆後荀彧問仲長統以社所祭者何神也統荅所祭者土神也侍中鄧義以為不然而難

之或令統荅焉統荅或且以義曰前見逮及敢不斷
對退孰惟省郊社之祭國之大事誠非學淺思薄者
所宜興論重復亦以鄧君難事有先漸議則既行可
謂辭而不可得因而不可已者也屯有經綸之義暌
有同異之辭歸乎建國立家通志斷類也意則欲廣
其微以宗實備其論以求眞先難而後易出異而歸
同乎難曰社祭土主陰氣正所謂句龍土行之官爲
社則主陰明矣不與記說有違錯也荅曰今記之言
社稷與郊連體有本末辭有上下謂之不錯不可得
禮運曰政必本於天殽以降命命降于社之謂殽地
參於天地並於鬼神又曰祭帝於郊所以定天位也
祀社於國所以列地利也郊特牲曰社所以神地之
道也地載萬物天垂象取財於地取法於天是以尊
天而親地家主中霤國主社示本也相此之類元尚
不道配食者也主以爲句龍無乃失歟難曰信而此
所言土尊故以爲首在於上宗伯之體所當列上下
之敍上句當言天神地祇人鬼何反先人而後地上
文如此至下何以獨不可而云社非句龍當爲地哉

荅曰此形成著體數自上來之次言之耳豈足懷使從人鬼之例邪三科之祭各指其體今獨摘出社稷以爲但句龍有烈山氏之子恐非其本意也案記言社土而云何得之爲句龍則傳雖言祀句龍爲社亦何嫌反獨不可謂之配食乎祭法曰周人禘嚳郊稷祖文王宗武王皆以爲配食者若復可須謂之不祭天乎備讀傳者則眞土獨據記者則疑句龍未若交錯參伍致其義以相成之爲善也難曰再特于郊牛者后稷配故也社于新邑牛一羊一豕一所以用二牲者立社位祀句龍緣人事之也如此非祀地明矣以宮室新成故立社耳又曰軍行載社者當行賞罰明不自專故告祖而行賞造社而行戮二主明皆人鬼人鬼故以告之必若所云當言載地主於齋車又當言用命賞于天不用命戮于地非其謂也所以有死社稷之義者凡賜命受國造建宮室無不立社是奉言所受立不可棄捐苟免而去當死之也易句龍爲其社傳有見文今欲易神之相令記附食宜明其徵祀國大事不可不重據經依傳庶無咎悔荅曰郊

特牲者天至尊無物以稱專誠而社稷太牢者土於天爲卑緣人事以牢祭也社禮今亡并特之義未可得明也昭告之文皆於天地可獨人鬼此言則未敢取者也郊社之次天地之序也今使句龍載冒其名耦文於天以度言之不可謂安矣土者人所依以國而最近者也故立以爲守祀居則事之時軍則告之以行戮自順義也何爲當平於社不言用命賞于天乎帝王兩儀之參宇中之莫尊者也而盛一官之目以爲土之貴神置之宗廟之上接之禘郊之次俾守之者有死無失何聖人制法之參差用禮之偏頗其列在先王人臣之位其於四官爵侔班同比之司徒於數居二縱復令王者不同禮儀相變或有尊之則不過當若五卿之與冢宰此坐之上下行之先後耳不得同祖與社言俱坐處尊位也周禮爲禮之經而禮記爲禮之傳案經傳求索見文在於此矣鈞之兩者未知孰是去本神而不祭與貶句龍爲土配比其輕重何謂爲甚經有條例記有明義先儒未能正不可稱是鈞校典籍論本考始矯前易故不從常說不

可謂非孟軻曰予豈好辯哉乃不得已也鄭司農之正此之謂也國家亦有五

祀之祭有司掌之其禮簡於社稷云五祀門戶井竈中霤也韋昭曰古者穴居故名室中爲中霤也

漢興八年有言周興而邑立后稷之祀於是高帝令天下立靈星祠三輔故事長安城東十里有靈星祠言祠后稷而謂之靈星者以后稷又配食星也舊說星謂天田星也一曰龍左角爲天田官主穀張晏曰農祥晨見而祭也祀用壬辰位祠之壬爲水辰爲龍就其類也牲用太牢縣邑

令長侍祠（漢舊儀曰古時歲再祠靈星靈星春秋之太牢禮也）舞者用童男十六人（服虔應劭曰十六人即古之二羽也）舞者象教田初爲芟除次耕種芸耨驅爵及穫刈舂簸之形象其功也（古今注曰元和三年初爲郡國立稷及祠社靈星禮器也）

縣邑常以乙未日祠先農於乙地以丙戌日祠風伯於戌地以巳丑日祠雨師於丑地用羊豕立春之日皆青幡幘迎春于東郭外令一童男冒青巾衣青衣先在東郭外野中迎春至者自野中出則迎者拜之

而還弗祭三時不迎

論曰臧文仲祀爰居而孔子以爲不知漢書郊祀志著自秦以來訖于王莽典祀或有未修而爰居之類衆焉世祖中興蠲除非常修復舊祀方之前事邈殊矣嘗聞儒言三皇無文結繩以治自五帝始有書契至於三王俗化彫文詐僞漸興始有印璽以檢姦萌然猶未有金玉銀銅之器也臣昭曰禹會羣臣於塗山執玉帛者萬國故己贄不同圓方異等周禮天地四方璧琮琥璋各有其王而 云未

有其器斯亦何哉　自上皇以來封泰山者至周七十二代封者謂封土爲壇柴祭告天代興成功也禮記所謂因名山升中于天者也易姓則改封者著一代之始明不相襲也繼世之王巡狩則修封以祭而已自秦始皇孝武帝封泰山本由好僊信方士之言造爲石檢印封之事也所聞如此雖誠天道難可度知然其大較猶有本要天道質誠約而不費者也故牲有犢器用陶匏殆將

無事於檢封之閒而樂難攻之石也臣昭曰王貴五德金存不朽有告有文何敗題刻告厥成功難可知者且唯封為改代故曰岱宗夏康周宣由廢復興不聞改封世祖欲因孝武故封實繼祖宗之道也而梁松固爭以為必改乃當天既封之後未有福而松卒被誅死雖罪由身蓋亦誣神之咎也且帝王所以能大顯于後者實在其德加於民不聞其在封矣臣昭曰功成道懋天下被化德敷世治所以登封封由德興興封所以成德昭告師天遞以相感若此論可通非乎七十二矣言

天地者莫大於易易無六宗在中之象若信爲天地四方所宗是至大也而比太社又爲失所難以爲誠矣

贊曰天地禋郊宗廟享祀咸秩無文山川具止淫乃國紊典惟皇紀肇自盛敬孰崖厥始

後漢書志第九